

特56

276

定
冠
註
無
門
関
全

254
95

019399-000-9

特56-276

冠註無門関

町元 吞空/編

M43.1

ABG-0100



特56:
276

妙心管長豐田毒湛師題字

寶圓前住町元吞空師編輯

改定 冠註無門關
評唱

京都書肆 貝葉書院藏版



冠註無門關

明治
48 1 18
丙寅

元音集門關

正道無門盡大地人得入



○序文支那習慣大凡編集一部書籍則求翰林學士或門閥家之序添之而連上覽也所以今求序於習庵習庵者號也

姓者陳氏名損也大明一統志第四十六事波府下云陳損鄭縣人嘉定中進士敏於為文宋終為淮東總領官等

○說道無門盡大地人得入說道有門無阿師分第一古來相傳此序分為三節此其第一節也吞空曰此起頭句門關

關而文反映對照所以古今錯解者多學者宜注意焉習庵意謂古今錯會無門關之題號者想此號當理真理本無方所

大道豈有門關此情雖無門而不會無門意所以習庵破之曰若然盡大地人皆應得入何故得入者少耶又不無無門

者曰無門關之題號太甚不可也或號有門關矣何者佛祖為人皆有門關故云先佛傳授法門習庵又破曰先佛傳授法

門即是無門之法門也若有門者豈有阿師分第一乎哉阿師者總指佛祖別指無門分第一者總指佛經祖錄別指此無

門關四十八則習庵如是打破暗證禪者文字學者之邪解顯示佛祖正傳無門為人之正意因云習庵意者門關二字合

為一義也

○強添幾箇注脚大似笠上頂笠此其第二節也強添者語抑下意卓上之辭也幾箇注脚者指無門之評及頌也大似等

者譬也謂箇箇本分境界者如頭四十八則公案者如笠無門批評及頌者笠上加笠也

說道無門盡大地人得入
說道有門
無阿師分第一
強添幾箇注脚大似
笠上頂笠硬要習翁
贊揚又是乾竹
絞汁著得這些
哮本不消習翁一擲

改定冠注無門關

長壽書房藏

是語抑下意卓上之辭何故我宗不要多言美文也這些者少分之意也

●不消習翁一擲等消者用也一擲者以乾竹一滴汁一點擲下味本上也而今誠莫作然一擲者放下之意

●莫教一滴落江湖空日此七字亦含無限趣味一應云之習庵乾竹一滴序文莫令見公衆一愧自不才一恐他執著再應云之一滴水與江湖水多少如何淺深如何如是佛祖天下老和尚與習庵其淺深多少可知矣所謂似一擲投於巨壑者也

●江湖江湖風月集註云江湖江西湖南也昔時馬祖在江西石頭在湖南禪風之盛始于二師四海參玄召往來憤憤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江湖之稱權與于此

△傳燈卷六馬大師章云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憤憤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

△會元卷三亦載此語

△傳燈卷十四石頭大師章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憤憤並漢二大士之門矣

△吞空欲著江湖和合集而未果焉常以為憾希望參禪有志且待予之果遂時節

●鳥騶空取史記太畧揭此項羽本紀畧云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騶者羽平日所乘騶馬也空曰騶騶追切音騶馬色不齊騶也說文云馬蒼黑雜色从馬隹聲空又曰今云鳥騶者羽乘此馬潰圍南出終到烏江亭長櫓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以此騶騶為亭長因是謂

一擲莫教一滴落江湖千里鳥騶追不得紹定改元七月晦習菴陳垣寫

之鳥雖然而羽自刎而死嗚呼豪勇果決良將也哉空又曰序云千里鳥騶者騶原此故事而廣稱天下名馬辭也然但稱名馬耳者還非序之本意本意在子一言出口騶馬難追即譬一滴落江湖不復回而已

●紹定改元紹定者南宋十四代理宗皇帝之年號也帝之即位者寶慶元年也至第四年改元紹定矣當本朝第八十五代後堀川天皇之安貞二年戊子矣

△舊註改元之下云史記秦本紀云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六國表云初更元年也檢自歷代人君即位為元年中間無改元之制至秦惠王乃始有之漢與多因秦故文帝因之亦有中元後元之改迄今以為常故改元之始由秦惠王也詳見于事物紀原一

△空日舊註所云改元與本文改元少異何者年號始漢武帝而今改元亦年號之改元也然而舊註所云未有年號以前之說也學者思焉

○紹定乃至無為之化此一篇者開無門獻理宗皇帝表也表文者上古無之漢以來也見于事物紀原又蘇氏演義云表者白也言以情旨表白於外也又文選三十七表上李善註云表者明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關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也二曰表陳事也三曰奏劾論政事也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也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又韻會註釋名云下言於上曰表

●紹定二年等二年者己丑之歲也理宗即位寶慶元年也寶慶四年改元紹定舊註作三年誤也寶慶元乙酉二丙戌三丁亥紹定元戊子二己丑也即當本朝第八十五代後堀川天皇寬喜元年己丑也舊註作堀川漢也堀川天皇與後堀川天皇相隔百四十二年也可謂誤亦太甚矣

△如此表文始書年月即是春秋文法也

●恭俱容切音恭敬也禮記云君子恭敬摯節退讓以明禮註云在貌為恭在心為敬貌多心少為恭心多貌少為敬說文云恭者肅也从心共聲禮法云正德美容敬順事上曰恭

●天基聖節 天基者天子之異稱也。聖節者天長節紀元節之類也。事物紀原一明皇雜錄云：唐玄宗八月五日降誕是日宴宰相於花萼樓。源乾曜請以是日爲千秋節。羣臣獻萬歲壽酒。其後天子誕日節號自茲始也。詳見于紀原。注然而今之聖節者即紀元節也。理宗皇帝者寶慶元年正月五日即位故也。或云誕生亦正月五日也。然兼兩節重大壽節也是日自王公相將至士庶人各獻種種珍器寶物以祝萬歲。又如僧侶道士儒者獻其著述書牘文章詩歌等也。又有修念佛讚經誦咒等之法式謂之祝聖。

●臣僧古者僧侶以爲世外道人。至後世僧侶亦加章華。臣故云。臣僧詩小雅北山之篇云：溥天之下真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云臣僧者蓋本此意者歟。

●印行拈提印云：佛行云：弘世拈指取物也。說文云：拈者振也。从手占聲。提舉其物也。說文云：提者舉也。从手是聲。今云拈提者取舉話則而示其意也。

●佛祖云云佛梵語。畧稱具佛陀此翻覺者。具自覺覺他覺滿之三義。如常途釋名義集卷七佛陀之註。法苑珠林曰：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玄固已絕妙。常境云云然而今指所載此無門關釋迦佛及大通佛毘婆尸佛迦葉佛等又彌勒文殊網明等合其中祖依通常文字解釋則云先祖始廟等也。雖然我宗別有解釋寶林傳云：期城太守楊街之間達磨云：西國相承稱祖何義。達磨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爲祖師是也。而今云祖者此無門關四十八則所連諸師總稱也。機緣者佛祖應機隨緣橫拈倒用來令學人回光返照底之法門即此四十八則是也。

紹定二年正月初五日恭遇
天基聖節臣僧慧開預於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印行拈提
佛祖機緣四十八則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則祖底事苑卷七云宗門因緣不言一節一段而言一則者蓋則以嗣字从貝从刀貝人所寶也。刀人所利也。所發之語若刀之利物以有則也。故人皆寶之以爲終身之利焉。是知謂一則者不無深意也。

△空曰：陸菴之說一應觀之則可也。再應察之則未可。何者。經論文章等之一節一段與公案一則者於其用處從本不同。一節一段字者於其一篇文章中分此之義也。公案一則者總其一緣以爲一則則則皆別也。豈分段節解之謂乎哉。

●皇帝空曰：古者但云皇。皇云帝。帝云王。而已。三皇五帝三王是也。秦始皇始定皇帝尊號。史云：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唐陸贄尊號表云：德合天謂之皇。德合地謂之帝。也。戴子書言故事及白虎通焉。空曰：是但文字解釋一時風諫而已。歷代帝王豈皆得如是哉。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德合天地者百世

王中唯。有堯帝耳矣。餘皆不能。雖然皇帝尊號豈可廢哉。

●聖躬式正切大而化之謂之聖。尚書孔安國傳云：於事無所不通。謂之聖躬。居崇切。身也。體也。尊天子身云聖躬。易之趙遺。而相如。奉璧入秦。秦王見和如。奉璧大喜。左右呼萬歲。又田單守即墨。使老弱女子乘城上。僞約降。燕軍皆呼萬歲。馮援之辭。召諸民債者。合券。券既合。援乃矯孟嘗君之命。所債諸民因燒其券。民皆呼萬歲。至秦始皇殿上。群臣皆呼萬歲。見優孟傳。蓋七國之時。衆所喜慶於君皆呼萬歲。自漢已後。臣下對見於君及拜恩慶賀以爲常制。又謂山呼者漢武帝至中岳。翌日親登崇高。御史乘風在廟旁。吏卒盛開呼萬歲者三山呼萬歲者自漢武始也。後晉院

●陛下書言故事一云：人臣對天子稱天下曰陛下。云云。又祖庭事苑二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云云。又西陽雜俎云：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陛下使者言節下。事物紀原亦如此也。

皇帝陛下恭願
聖明齊日月

●明武兵切光也昭也通也易云日月相推明生焉書云日月成故明也通論云在天者莫明於日月故於文日月為明又

●觀曰明又許曼曰明者無所不見言以天子聰明於日月也

●數以丙切音銳聖也智也又通乎微也說文云深明也从段从目从谷省又許白雲曰數者無所不通

●算蘇貫切長六寸計歷數者也

●等乾坤意以天子數智壽算比較天地循環不盡

●無為之化無為者無作為之意也論語衛靈公篇云無為而治者其舜也集註云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有

△吞空復就老子擇二三策揭茲以附學者老子卷上第二章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三章云為無為則無不

治第十章云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第三十七章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卷下第四十三章云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第四十八章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矣第五十七章云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慈懿皇后此理宗之聖母之靈號也慈疾之切音磁父母愛子曰慈左傳宣公卷註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說文慈者愛也从心茲聲

慈者乙翼切音橙醇美也證法云溫柔聖善曰慈說文云專久而美也空曰舊本慈作慈于恐不得其當也平故今改懿焉

●皇后自棄已前天子之妃但曰后而已從秦玉號皇帝王妃亦稱皇后漢亦因之史記高祖本紀云漢王即皇帝位尊王

數算等乾坤八方歌

有道之

君四海樂

無為之化

慈懿皇后功德報恩佑慈禪寺前任住持傳法臣僧慈開謹言

后曰皇后已後至今皆因之也

●佑慈空曰此為寺號不待註解功德報恩亦是增加寺號功德報恩者報酬慈母苦勞功德之意歎或以慈寺功德報母慈恩之意歎佑者于救切音宥同右佐也說文云手口相助也空曰當定寺號用此二字追想慈母慈自顯然

●住持圓覺經略疏卷二圭峯註云安住永絕攀緣任持不失不壞助讚云住持者止住任持之義以表不動也

△祖庭事苑卷八云子潛子云效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求住而不退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人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可以持而住之也云云

●慈開師嗣月林師觀觀嗣老泐祖證證嗣大瀉善果果嗣開福道寧寧嗣五祖法演演嗣白雲守端端嗣揚岐方會

△續傳燈卷二云師名慧開杭州錢塘良渚其鄉也姓梁母宋氏登南高峯石室宴習禪定六年有省徧參江湖尋宿室中激發而機緣未契於狗子無佛性話終是疑著時月林觀禪師住平江萬壽門風孤峻法席甚盛師往依之一日聞齋鼓聲

如桶底脫即說偈云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群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踰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處月林一見便言見神見鬼了也遂震威一喝師亦喝月林舉雲門話語話問云那裏是這僧話語處師云話語

了也月林又問這僧因甚話語師舉月林印之有付法偈云雲門話語全身擔荷赤手殺人更無兩箇分付侍者問師說甚西來達磨遂為嗣子與王都知大尉通毫權為法門之二難師形枯神明言朴肯玄紺髮蓬鬆著弊垢衣蓬林目為開道

者理宗景定元年庚申夏四月書偈而逝世壽七十有八

●禪宗無門關此題號者無門慧開禪師之自立也禪宗者佛心宗之異稱也或稱達磨宗或稱見性宗空曰禪宗之稱傳來最久矣慈忠國師者六祖之法嗣也師示曰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云云本淨禪師亦六祖之法嗣也師亦曰禪宗碩學咸會京師云云

夫一切佛法雖皆吾家舊物以禪為宗故云禪宗古德曰不用燒香禮拜念佛修儀看經只管打坐身心脫落云云

△圭峯禪源諸詮序云禪具云禪那譯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修佛性名定悟佛性名慧定慧通稱為禪又

云禪定一行最為神妙，萬德萬行皆從定發。故又云：求道必修禪，禪無門路。又云：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習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修者最上乘。禪又名如來清淨解，達磨門下展轉相傳，是此禪也。已上取要，略記空曰：子於圭峯說者，雖半肯半不肯，而今且記，以備學者參考焉。

△中峯廣錄第十一畧云：禪者心之名也。達磨遠繼西天，二十七祖，以如來圓極心宗，謂之禪也。又云：大心，衆生夙重佛種，不涉階梯，一聞千悟，得大捨持也。

△宗者本也，尊也。法也。宗有三義：謂獨尊、歸趣、統攝是也。
●無門關門者，人所出入也。關者，屬也。屬說文：外閉之關也。又屬以木，貫謂以木橫持門戶也。所謂門杜也。空曰：今以教義解釋門關二字，即是通塞之義。開通之義等也。在教，必要必須也。在禪，何必不必也。又曰：此無門關，含有二義：一者無門關之義，序中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是也。二者無門關之義，序中所謂不願危亡，單刀直入是也。此二義者，非容易說，宜就公案參究焉。

●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此二句者，引證無門關題號之語也。其然豈其然乎？序文評頌皆是演釋。於此歸納于此，事者宜注意焉。夫言不該典者，非君子所談。故今拈來佛語，以為大法炬也。而今無門所引者，非楞伽全文，而馬大師示來取意文也。傳燈卷六馬大師章云：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空曰：無門所引，則此二句也。因曰：楞伽經云之云，字恐寫誤也。乎宜作以字。矣。宗鏡錄卷一云：馬祖曰：達磨從南天竺來，唯傳大乘一心之法，以楞伽經印衆生心。經言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所謂佛語心者，即心即佛。今語即是心語。故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者，達法本性宗，更無一法性自是門性，無有相亦無有門故云。無門為法門，又圓悟心要下云：馬大師嘗舉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乃云：諸人要識佛語心，庶只個如今語便是。心心即是佛，故云：佛語心乃是宗也。此宗無門，乃是法門。吞空曰：永明圓悟共就馬祖示來呈露自己所見，是則是也。雖然楞伽經意未明，祖師傳來未詳，是以至今陸菴作曖昧之言，所以吞空以下先舉陸菴事，苑大明楞伽經大意及其傳來，後示祖師以來楞伽授

受以破陸菴迷夢，及令古今老宿退身三步。學者刮目熱讀，天下套語，吞空晝夜絞腦，不惜身命，偏是為青諸氏也。諸氏勿厭勿退。

△陸菴祖庭事苑第八辨楞伽云：寶林傳傳燈錄皆謂達磨以楞伽四卷之經傳於學者，何得禪宗謂之教外別傳。答此蓋慧炬編修之率，略後人看閱之不審也。傳燈達磨謂學者曰：吾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蓋方便，逗接初機，令其生信。爾馬祖示衆曰：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自有之故。楞伽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是豈可祖師專以一經遞相傳授，此後人看閱之不審也。又況此經但覺大慧等談佛性義意，激發二乘，令舍小慕大安，足為祖門之要道。邪此經即宋元嘉中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之所譯也。豈可宋經而反使梁普提達磨持來，以此致之謬妄之論，不待攻而自破矣。吞空曰：謬妄在汝，自破汝論也。待至次下予之註疏焉。

禪宗無門關
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既是無門，且作麼生透。豈不見道從門入者不

△楞伽經空曰：今依便宜，先明翻譯次第。此楞伽本廣略通有三本：廣本十萬偈，萬萬句，散在龍宮及于闐等諸國。大本三萬六千頌，現存印度。略本四千頌，流傳此方。此略本有前後四譯：第一者北涼沮渠蒙遜玄始三年，中天竺曇摩讖三藏於開豫宮譯成四卷，名楞伽經。此本今失，其傳惜哉。第二者劉宋元嘉十二年，中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於金陵神覺寺譯成四卷，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通唯一品耳也。謂之一切佛語心品矣。相傳古在印度，總有一百五十一品，然而不傳。此方猶如梵網經之彼有六十一品，此方唯傳心地法門品矣。譯者就此一品，割斷章句，而為八十六分。世稱四卷楞伽者，即此經文也。達磨大師所覽本亦是也。第三者後魏世宗宣武帝延昌二年，北天竺三藏菩提流支於洛陽汝南王宅及鄴都金華寺譯成十卷，分為十八品。云入楞伽經。第四者唐則天后皇久視初年，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與沙門復禮等於嵩岳天中閣若會通，宋本魏本梵本之三本經文，勒成七卷十一品。云大乘入楞伽經。吞空曰：雖有宋魏唐之三品，而以宋本

正為原書魏唐二本不過補闕潤色宋本且自達磨至無門一據宋本學者思焉
 △楞伽經大意經云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空曰此佛說是經住處依因住處名為楞伽經焉楞伽梵語此云不可往又云
 難往入此山高峻無路可上以表如來受用境界者凡夫難得證入魏譯唐譯共云摩羅耶山頂楞伽城中智旭玄義云大
 海之南有楞伽城四方無路非神通者不能遊居以譬衆生心海浪中有第一義諦自覺境界迥絕思議四句咸離非忘念
 者不能證覺也空曰佛答大慧得云我嘗為汝說自覺之境界智旭意本于此空亦以此為經大意矣

△一切佛語心品空曰此有二義一者一切佛語心謂一切諸佛皆證此心故於楞伽山頂與釋迦佛共說此心此亦有二
 義一義已了亦一義者佛佛平等所以一佛說即是一切佛說也或可猶如法華經之五佛華嚴經之六方段二者一切
 佛語心謂語者即能證教體心者是所證理性此經中云自得本住善語義相等是也雖有二義終歸一義謂此經所宗即
 是如來藏心自性清淨第一義心耳也因曰自為大師至無門序文所本皆是此佛語心也

△傳燈卷三達磨章云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
 △寶林傳云初祖大師謂二祖云吾觀震旦所有經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故傳心印已亦告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
 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

△楞伽心論引唐僧傳云釋法冲會可師後裔盛習楞伽即依師學屢擊大節又遇可師親傳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歸之
 空曰法冲者即當時教者也然遇可大師門人開活眼睛依隨達磨一乘心宗而講楞伽嗚呼他家有此道人捨短就長宗
 內何故多獅鼻

△僧那禪師者可大師之旁出也師謂門人慧滿曰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
 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我今付汝宜善護持慧滿禪師常寶楞伽經四卷以為心要如說而行蓋達磨世之遺付也已上傳
 燈取要畧記

△又傳燈卷三五祖章云師於壁上欲令盧珍繪楞伽變相空曰此亦足知不忘遺付矣
 △傳燈卷五慧能大師章末聯門人章中壽州智通禪師章云師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隨求解其義

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乃至偈云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
 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歸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乃至四智偈云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衆與水處那伽定師隨附以偈
 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碍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污染名空曰六祖處
 下看此經問其義六祖亦答如是是感教智通謝偈亦如是圓滿也遺傳不慮愈足歸信已下自為大師乃至永明圓悟既記
 次上了矣

△吞空曰前來所揭傳燈錄寶林傳等文者無一點不審不審之隨卷辯者實不審也彼曰夫是豈可祖師專以一經遞相
 傳授空曰若不依歷史而作議論則汝所謂亦有一理抹殺歷史而逞己見則不是也初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
 心此豈不尊以一經乎哉馬祖亦曰初祖傳上乘一心之法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此豈不遞相傳授乎哉彼又曰
 此經但覺大慧等談佛性義意激發二乘舍小慕大安足為祖門要道邪空曰大慧等者法身之大士也非汝所可輕蔑談
 佛性義意者真是祖門要道也佛在雪山一見明星者即見佛性也華嚴說應觀法界性示觀佛性也法華之佛知見者佛
 性異名也涅槃大經具談佛性就中楞伽最盡善美故吾西天十二祖馬鳴菩薩造起信論此經為主佛告大慧言此是過
 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空曰第一義心與涅槃妙心是同是別拈花以來至今唯這是耳隨卷
 更要何閑家具耶異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尊者是達磨大師之
 上足也亦唯談佛性而已石頭大師曰吾之法門先佛傳受唯達佛之知見隨卷以為如何嗚呼楞伽者是諸佛所尊諸祖
 所重也而唯聽獨懷不審怪哉彼又曰豈可宋經而反使梁菩提達磨持來以此致之謬妄之論不待攻而自破矣吞空至
 此不堪抱腹復為後學不得不辯後學歸聽先察彼言彼自誤解宋與梁之前後夫劉宋元嘉者先于梁普通凡隔百年梁
 達磨覽之何要不審彼誤劉宋而混趙宋乎趙宋者自梁後四百餘年也馬大師者唐德宗貞元四年入寂先於趙宋凡百
 八十年也若依汝言馬大師之示衆亦可疑乎疑之者除汝不有他也彼又曰使梁菩提達磨持來等持來之言如云自印
 度持來是誣歷史之毒言也傳燈寶林皆云我親震旦等是初祖禪餘看讀藏經首楞伽經語也未見持來之語如是究來

陸菴謬妄之論不待攻而自破矣

豈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會元卷七雪峯章岩頭喝曰個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何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云云

傳燈卷十六夾山善會禪師法嗣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章師上堂謂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爲頭豈非大錯會元卷六亦載焉

從緣得者始終成壞傳燈卷二十五法眼禪師法嗣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曰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屢劫而長堅

續傳燈卷六天童木菴司聰禪師上堂云從緣有者終成敗壞不從緣有者屢劫常存

好肉剜瘡傳燈卷十九雲門章師曰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直饒你一毫頭重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

隔靴爬痒傳燈卷二十二保福從展禪師法嗣福州康山契釋法實大師僧問圓明湛寂非師言事人因底却不明師曰辨得未得曰恁麼即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癢

續傳燈卷十七寧陵安福子勝章云上堂更或拈拂敲床大似隔靴抓癢

東嘉龍翔龍翔禪寺者支那十刹中之一也在温州永嘉縣故云東嘉或號江心寺在新江中故也中興開山祖者其歇清了禪師也

請益論語卷三雍也篇云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廣同卷七子路篇云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空曰叢林之請益者有二種一者箇人謂數顯獨參者是也一者公衆知事等爲大衆敷請益示者是也

公案中峯廣錄山房夜話上云或問佛祖機緣世稱公案者何耶幻曰公案乃喻乎公府之

是家珍從緣得者始終成壞恁麼說

案版也法之所在而王道治亂實係焉公者乃聖賢一其概天下同其途之至理也案者乃記聖賢爲理之正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府有公府者未嘗無案版蓋欲取以爲法而斷天下之不正者也公案行則理法用理法用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王道治矣夫佛祖機緣目之曰公案亦爾蓋非一人之臆見乃會暨源契妙旨破生死越情量與三世十方百千開士同稟之至理也且不可以義解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文詮不可以識度如塗毒鼓聞者皆喪如大火聚嬰之則燎故盤山謂之別傳者傳此也少林謂之直指者指此也自南北分宗五家列派以來諸善知識操其所傳負其所指於實扣主應得牛還馬之頃龜言細語信口提出如迅雷不容掩耳乃至世稱長老者即叢林公府之長吏也其標燈錄者即記其激揚提唱之案版也乃至夫公案即憫情昏暗之懸炬也揭見開顯之金篦也斷生死命根之利斧也鑑聖凡面目之禪鏡也祖意以之廓明佛心以之開顯其全超迥脫大遠同證之要真越於此所謂公案者惟識法者懼苟非其人詎可窺其彷彿也嗚呼猶更曹竊法以貨天下之賄賂已私一勝欲毀公道有治平之效其可得乎乃至或問祖師公案本於學者因疑致問而古人大寂滅心中如虛谷巨鼓隨扣而應特不通與人破疑情到窺白而已所以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云云

敲門瓦子碧巖集張氏頌云無邊風月眼中眠不盡乾坤燈外燈柳暗花明十萬戶敲門處處有人入響撞電云敲門者謂參扣也此書一則則有出身一路逢著那一人如敲門有人響

話大似無風起浪好肉剜瘡何況滯言句覓解會掉棒打月隔靴爬痒有甚交涉慧開紹定戊子夏首衆于東嘉龍翔因衲子請益遂將古人公案作敲門瓦子隨機引導學者竟爾抄錄不覺成集初不以前後叙列共成

案版也法之所在而王道治亂實係焉公者乃聖賢一其概天下同其途之至理也案者乃記聖賢爲理之正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府有公府者未嘗無案版蓋欲取以爲法而斷天下之不正者也公案行則理法用理法用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王道治矣夫佛祖機緣目之曰公案亦爾蓋非一人之臆見乃會暨源契妙旨破生死越情量與三世十方百千開士同稟之至理也且不可以義解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文詮不可以識度如塗毒鼓聞者皆喪如大火聚嬰之則燎故盤山謂之別傳者傳此也少林謂之直指者指此也自南北分宗五家列派以來諸善知識操其所傳負其所指於實扣主應得牛還馬之頃龜言細語信口提出如迅雷不容掩耳乃至世稱長老者即叢林公府之長吏也其標燈錄者即記其激揚提唱之案版也乃至夫公案即憫情昏暗之懸炬也揭見開顯之金篦也斷生死命根之利斧也鑑聖凡面目之禪鏡也祖意以之廓明佛心以之開顯其全超迥脫大遠同證之要真越於此所謂公案者惟識法者懼苟非其人詎可窺其彷彿也嗚呼猶更曹竊法以貨天下之賄賂已私一勝欲毀公道有治平之效其可得乎乃至或問祖師公案本於學者因疑致問而古人大寂滅心中如虛谷巨鼓隨扣而應特不通與人破疑情到窺白而已所以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云云

敲門瓦子碧巖集張氏頌云無邊風月眼中眠不盡乾坤燈外燈柳暗花明十萬戶敲門處處有人入響撞電云敲門者謂參扣也此書一則則有出身一路逢著那一人如敲門有人響

●竟爾抄錄。竟者終也。爾者助辭也。抄者略取也。又隱寫也。錄者記也。又取也。又鈔寫也。
 ●叙列叙與敘同。徐呂切。音序爾雅云。敘緒也。疏云。謂次敘。周禮云。敘秩次也。又云。行其秩敘。說文云。敘次第也。从文余聲。
 列良辭切。音裂分也。行次也。位序也。說文云。分解也。从刀多聲。
 ●箇漢箇者數也。如云。一箇二箇。漢者。猶云。人。
 △古今事物考。蘇氏演義云。今俗罵人曰。漢蓋。晉末胡亂中原。故胡人罵中國曰。漢兒。南人罵北人。為胡。為虜。華夏自古有國號者至多。獨以漢名。取兩漢盛者也。
 △吞空曰。演義所云。者前言不應。後語前云。胡人罵中國曰。漢兒。後云。獨以漢名。取兩漢盛者。云。取盛者尊之。云。罵者賤之也。謂之前後矛盾之過。蓋為未詳。所以晉末五胡潛亂。乎今據歷史。五胡之中。最率先者。劉淵也。淵者故。南匈奴之後。匈奴由漢魏以來。臣中國。其先世自以漢甥。冒漢姓。淵從祖宣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遂推淵為大單于。建國號曰。漢。淵死。子聰立。遷長安。帝出降。聰享群臣命。帝著青衣。行酒。洗爵。云云。從此。歷史下。觀察。胡自為漢帝。使晉帝。漢兒。漢兒。即漢奴之義。故著青衣。合作下役。因之。考察。則取盛者。胡而。漢者。晉也。徒依地理。切論。胡漢。不當。

四十八則通曰。無門關。若是箇漢。不顧危亡。單刀直入。八臂那吒。攔他不住。縱使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只得望風乞命。設或躊躇也。似隔窓看馬騎。眨得眼來。早已蹉過。

頌曰
 大道無門 千差有路
 透得此關 乾坤獨步

自云。晉末胡亂中原。歷史故今備之。參考一說。
 △空又曰。於語錄中。如云。箇漢。非馬。非狗。却用之。稱揚也。
 ●八臂那吒。人天眼目。註云。北方毘沙門天之太子。四面八臂。大力鬼王也。
 ●西天四七。天者。天竺之器。稱在支那之西方。故云。西天。非云。五天竺中之西天竺。四七者。云。自初祖達磨。尊者。二十八祖。達磨大師。
 ●東土二三。土者。對天字。義即云。支那。在天竺之東方。故云。東土。二三者。云。自初祖達磨大師。至六祖慧能大師。達磨尊者。天二十八祖。東土。初祖。故入。兩處之數也。
 ●躊躇。增韻。猶豫也。空曰。又如。脚厨。脚厨者。行不進貌。
 ●似隔窓看馬騎。眨得眼來。早已蹉過。續傳燈卷六。寧州兩峯千福木巖本。檀禪師上堂云。若論此事。如隔窓看馬騎。眨得眼來。千里萬里。

△會元卷三。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上堂云。若論此事。註上。眉毛早已蹉過也。
 △眨。側夾切。目動貌。蹉。七何切。蹉過也。又足跌也。說文云。蹉。蹉失時也。从足。差聲。過。古禾切。經過也。又去聲。古臥切。越也。離也。度也。又過失也。
 ●頌。翻譯名義集卷四云。伽陀。此云。孤起。妙立云。不重頌者。名孤起。亦曰。韻語。西域記云。舊曰。伽。梵本。略也。或曰。伽。梵音。訛也。今從正音。宜云。伽陀。唐言。頌云云。
 ●大道無門。千差有路。空曰。這箇兩句。直是。殺人刀。活人劍。身心脫落。落身心也。
 ●透得此關。乾坤獨步。空曰。百尺竿頭。進一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又曰。進步。非近遠。
 △林間錄云。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不。透。關。者。也。
 △空曰。未透關者。面前有鐵壁银山。已透關者。自己是。銀山鐵壁。又曰。一處透。則千處高。處一時透。則千處空。又曰。此。頌。提起。無門關。全篇。不。餘。不但。無門關。五千餘卷。經論。一千七百。公案。悉。在。這。裡。所以。教。者。謂。之。真。空。妙。有。

禪者謂之把住放行，予亦做，更畫蛇足，且以雲門三句配當此，頌大道無門，即是直截根源，千差有路，即是隨波逐流，乾坤獨步，即是函蓋乾坤，雖然如是，未透關者，猶如欲以香餅充飢。

●無門關詳于前

●參學比丘，參倉舍，切趨承也，又相謁也，又謀度也，比丘，僧侶，通稱具三義，如常解。

●州行宗紹，諸傳燈中無此人，傳蓋常隨侍，無門而筆記法語，人也乎。

●編以繩次物也，古無紙帛，以簡書字，以繩編之，如論語云，韋編三斷是也，而今用此文字，者古存之義也。

●趙州和尚傳燈卷十云，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法嗣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

郝氏，童稚於本州，屬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

抵池陽，參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

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

只見臥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

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

和尚尊體，為福南泉器之，而許入室，乃至師之

立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

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

十後，證實際大師。

△和尚者能化之尊稱語也，印度原語和闐又

云，即波連迦，傳至于國，翻為和尚，又至支那，羅

什復譯名力生，又毗奈耶云，即波陀耶，此云親

教空曰，雖有種種譯語而被占有和尙語。

●因僧問因者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因不失其

親，亦可宗也，皇侃疏云，因者親也，朱子曰，猶依

也空曰，今宜依侃義。

△僧者梵語，略稱具云，僧伽，唐翻為衆，南山抄

云，四人已上能御聖法，辨得前事名之為僧，僧

以和合為義，又僧史略云，凡四人已上名僧，今

一人亦稱僧者，蓋從衆名之也，亦如萬有二千

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詳見于釋氏要覽

上。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吞空曰，此第一

則是為無門關之元首，餘四十七則為此股肱

故予於此，一則欲盡全力，所以分科三段，第一

依佛經，意明佛性，第二就趙州錄及從容錄

雙舉兩箇，狗子佛性有無，又引種種類則，第三

開示去却，有話拈評，無話無門，本意又引古人

數多為人，事緣助成其意。

△第一意者佛經始自華嚴終至涅槃，皆明佛

性義，但小乘者顯露不說，權教者說三無二有，

實教說悉有佛性，就中明二性三性，二性者理

目錄

佛祖機緣

四十八則

- (一) 趙州狗子
- (二) 百丈野狐
- (三) 俱胝豎指
- (四) 胡子無鬚
- (五) 香嚴上樹
- (六) 世尊拈花
- (七) 趙州洗鉢
- (八) 奚仲造車

- (九) 大通智勝
- (十) 清稅孤貧

- (十一) 州勘庵主
- (十二) 巖喚主人

- (十三) 德山托鉢
- (十四) 南泉斬猫

- (十五) 洞山三頓
- (十六) 鐘聲七條

- (十七) 國師三喚
- (十八) 洞山三斤

- (十九) 平常是道
- (二十) 大力量人

- (二十一) 雲門屎橛
- (二十二) 迦葉刺竿

- (二十三) 不思善惡
- (二十四) 離却語言

- (二十五) 三座說法
- (二十六) 二僧卷簾

- (二十七) 不是心佛
- (二十八) 久響龍潭

佛性行佛性也又習種性性種也對此果上云
 真應二身云始本二覺三性者正因佛性緣因
 佛性了因佛性是也對是果上云法報應三身
 法般解三德涅槃經德王品云德王菩薩問佛
 破四重禁犯五逆罪却斷佛性否佛言不斷如
 是則明理佛性即正因佛性也師子吼品云善
 男子大慈大悲名為佛性何以故大慈大悲常
 隨菩薩如影隨形一切衆生必定當得大慈大
 悲是故說言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大慈大悲者
 名為佛性佛性名為如來大喜大捨名為佛性
 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若不捨二十五有則不
 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諸衆生必當得
 故是故說言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大喜大捨者
 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佛性者名大信心
 何以故以信心故菩薩摩訶薩則能具足檀波
 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一切衆生必定當得大
 信心故是故說言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大信心
 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空日如是則明
 行佛性即緣了二佛性也經文如是分明判釋
 如是分明也然世之徒談佛性禪者但謂本覺

- (二九) 非風非幡 (三十) 卽心卽佛
- (三一) 趙州勘婆 (三二) 外道問佛
- (三三) 非心非佛 (三四) 智不是道
- (三五) 倩女離魂 (三六) 路逢達道
- (三七) 庭前柏樹 (三八) 牛過窓櫺
- (三九) 雲門話墮 (四十) 趯倒淨瓶
- (四一) 達磨安心 (四二) 女子出定
- (四三) 首山竹篋 (四四) 芭蕉拄杖
- (四五) 他是阿誰 (四六) 竿頭進步
- (四七) 兜率三關 (四八) 乾峯一路

真如但謂本有自性又謂照照靈靈又謂空空寂寂其錯無他未見經文未學判釋故也豈不教者憤乎而世教者憐乎佛性名相未究佛性真理難習摸象不見全象

△會元卷七云太原平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真法身妙法身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空際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所不周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更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
 △平上座投機頌云憶昔當年未悟時一聲畫角一聲悲而今枕上無開夢大小梅花一任吹
 △空曰學者宜學乎上座志
 △畧記佛性名義因揭一則因緣如是
 △第二雙舉兩箇狗子話併引類則
 △趙州錄云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云盡動合靈皆有佛性狗子因甚麼無師云爲他有業識性在又一僧問師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門關

參學比丘 彌衍 宗紹編

(一) 趙州狗子

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州云無

無門曰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

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

是依草附木精靈且道如何是祖

無師云，有云，既有為，甚麼入這皮袋裏來。師云，知而故犯。

△禪林類聚亦然。

△從容錄云，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既有為，甚麼却插入這箇皮袋。州云，他知而故犯。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為甚無。州云，為伊有業識在。

△空曰，趙州錄先無話，從容錄先有話，少異可知。

△萬松云，若道狗子佛性端的是，有後來却道無，端的是無。前來却道有，若道有，道無，且是一期。機涉著說，出各有道理。所以道，明眼漢沒窠臼。又云，是他得底人，還有也有出身處。道無，也有出身處。

△天童宏智曾有頌云，趙州道有，趙州道無，狗子佛性天下分疎。面赤不如語直，心真莫怪言。七百甲子老禪伯，臘盡春無人換眼珠。

△翠巖芝云，說有說無，兩彩一賽如今作麼。

△圓通秀云，少年學解味，宗途老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金體，辨色惑為機。智說，躊躇。

△普融平云，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真，佛試上海門，高處望千江。萬派東流。

△已上本則批評共主，有無兩話，雙舉社會無稽。長老雖云，提唱無門關，而舉有無雙收。話頭，喫囉囉喲喲却，終不辨無門關。意或似却，有不足之念。蒼天蒼天。

△因記類則，傳燈卷七，與善寬禪師。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切衆生。僧云，既非衆生，是佛否。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佛僧云，可見可思，否。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

△會元卷九，王敬初常侍章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土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敲著汝。

△第三開示，去却有話，拈出無話，無門本意。又引古人數多，為人事緣，助成其意者。

△會元卷四，趙州章云，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無。師曰，為伊有業識在。

△此會元因緣，則是無門本則所依也。雖然，從來對機，因緣故涉多岐，不便工夫。且有先盡折衷之作工夫，表準者，既行。豈林無門亦依此，則六年端坐，大悟徹底，看取下文。

△禪關策進前集諸祖法語節要第一云，筠州黃檗運禪師示衆曰，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爾熱氣有般，外道後見人做工夫，便冷吟，猶有這箇在。我且問，爾忽然，隨命終時，爾將何抵敵。生死須是，閑時辨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着力休待臨渴掘井，豈做工脚不送。前路茫茫，胡鑽亂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學口頭三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這裡都不得。只管瞞人，爭知今日自瞞了也。勸爾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取箇分曉。這些關根子，甚是容易，自是不肯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若是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二六時中看箇無字，盡夜盡行住坐臥，著衣吃飯，處屎放尿，處心相顧，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歲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華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磨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關到這裏說甚。閑羅老子千語，不奈爾何。云云。

△雲棲株宏禪師曰，此後代提公案，看話頭之始也。

△空曰，無門之所見，所據，所安，偏在這箇，示衆中之公案。學者彼此對照，宜知無異焉。

△五祖演禪師示衆云，大衆，爾諸人作麼生。會老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爾若透得這一箇字，天下人不奈爾何。爾諸人作麼，透得，有透得，徹底麼。

△空曰，是亦但云一箇無字而已，不更云有字也。

△大慧杲禪師答富樞密書云，切不可存心待破。若存心在破處，則永劫無有破時。但將妄想顛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

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欣靜厭鬧底，心一時按下，只就按下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一字子乃是權許多，思知惡覺底，器仗也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意思下度，不得向眉目處，按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在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時提撕，時時舉覺，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云：「無。」日用如此做工夫，看月十日便自見得也云云。

△又答陳少卿書云：「願公向疑情不破處，參行住坐臥，不得放捨，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造一字子便是箇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造刀子，翻柄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肯自下手，若捨性命，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處，處處將去，雖然自肯捨命一下，便了那時方信，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底靜時便是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不著問人亦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

△又答劉通判書云：「而今要得省力，靜鬧一如，但只透取趙州無字，忽然透得，方知靜鬧兩不相妨云云。」
△又答汪內翰書云：「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請只把開思量底心，回在無字上，試思量看，忽然向思量不及處，透得，透一念破，便是了達三世處也，了達時，安排不得計較，不得引證，不得何，以故了達處，不容安排，不容計較，不容引證云云。」

△又答呂舍人書云：「方寸若鬧，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佛語祖語諸方，老宿千差萬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云云。」
△又答宗直閣書云：「日用應緣，處處覺涉，差別境界，時時但只就差別處，舉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子無佛性話，但只舉箇無字，亦不用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境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也，差別間斷處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遺情塵，惑亂身心，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若，要除此病，但只看箇無字云云。」

△又答榮侍郎書云：「將透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那箇是思量不及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造一字，儘備有甚麼伎倆，請安排看，計較看，思量計較安排無處，可以頓放，只覺得肚裏悶，心頭煩，憤時正是好底，時節第八識相次不行，矣，覺得如此時，真莫放却，只就透無字上，提撕提撕來，提撕去，生處自熱，熱處自生，矣。」

△又答張舍人書云：「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畧，又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真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透裏却是好處，雖然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云云。」
△又吾之皇國曹洞高祖承陽大師示曰：「趙州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於無字上，擬量得麼？滯得麼？全無，巴鼻請試撒手，且撒手，看身心如何行，李如何生，死如何佛法如何世法如何，山河大地人畜家屋舉，竟如何看來看去，自然靜，二相了然，不生，此不生，時不是，頑然云云，載于學道用心集之中，禪僧行履第八章焉。」

△吞空曰：「如是和漢洞濟之老和尚，皆以無字而為參禪工夫之關，根子，學者親參究焉。」
△無門錄云：「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舛附木，精靈，所以山僧尋常教兄弟，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通身起箇疑團，參箇公案，蓋要諸人透祖師關，窮心路，絕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且道古人，意作麼生，便好向這裏起箇疑團，參箇無字，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作有無之無，不得作無無之無，但恁麼舉來，舉去，如咬生鐵，相似，但覺心頭熱悶，不得放捨，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眠不得，坐不得，咬去，雖然齒折，鐵碎，開口不在舌頭上，便見祖關不透，而自透，心路不絕，自絕，便乃與古佛同一方便，共一舌頭，如獅子奮迅，誰敢當其威猛，似大阿在座，孰敢犯其鋒鋒，我為法王，於法自在，盡大地是解脫門，盡大地是自己盡大地，撥來如粟米粒，盡大地沙門，一隻眼無三界，可出無涅槃，可證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灑一切澄賢如電，拂又云：「歷代宗師，頌狗子佛性話，老拙亦有一偈，舉似諸人，不敢說道理，若也信得及，舉得熟於生死岸頭，得大自在，仍云：

無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無

○所結所者背之意，背者相也，吞空又按一義，所者本，賤役之稱，尊卑相隔，天淵然，今忽尊與卑相親也。

○提撕二字，挈也，舉也，執持也。

○虛無此老莊所宗也。

○有無此外道斷常二見，又凡夫對待二見也。

●熱鐵丸。猶云鐵砲玉。舊註。地獄引據不當。意味大懸。頌者大好。二祖安心。話頌云。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打成打。說文擊也。吞空曰。大凡天下事物。都盧初打。後成。猶如裁縫。裁者打也。縫者成也。

●(臣子)臣字書云。不言也。空曰。不敢。不言欲言。而不能言。謂之。臣子。此輩。以手屈申。辦事也。

●(關將軍)吞空曰。此有二義。一者。守護關門。將軍試舉其例。漢孝文帝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遣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云云是也。今依無門關。號下考。此義的當。二者。指關羽。此亦無門關之關。與關羽之關。偶然相合。且令曹操欲避。鄴都底之豪勇也。足為良敵。關羽者。劉備之臣常持青龍刀。傳詳蜀史。近記十八史畧。

△天目高峯。禪要錄云。就下手。不得處。用心不及時。猶如關羽。百萬軍中。願得喪依之考。此義亦的當。

●(六道)人道天道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

道也

●(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是也

●(三昧)或三摩耶皆印度語。此譯正定正受。關直定等。與禪那畧類似。

●(法燭)吞空曰。於此熟字。予懷不審。多年及見百川學海。稍去不審。學海意云。法燭。後世誤來。初作發燭。今因此說。欲為解釋。發者興起也。進行也。又開明也。依此字解。發燭。即是發明燈燭。義也。此燭一點已後。興起進行。除暗冥。助事業。識得無字。超佛越祖。度魔度馬。法譬稱。以相應矣。

●(百丈和尚)傳燈卷六云。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少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闌化。南康乃傾心。依附。乃至師。再參。馬祖。見師。來取。禪牀。角頭。拂子。豎起。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舊處。師良久。祖云。爾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遂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既處之。

師把手共行。眉毛厮結。同一眼見。同一耳聞。豈不慶快。莫有要透關。底麼。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通身起箇疑團。參箇無字。晝夜提撕。莫作虛無。會莫作有無。會如吞了箇熱鐵丸。相似吐又吐。不出。蕩盡從前。惡知惡覺。久久純熟。自然內外打成一片。如啞子得夢。只許自知。驀然打發。驚天動地。如

奪得關將軍大刀入手。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於生死岸頭。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遊戲三昧。且作麼生。提撕盡平生氣力。舉箇無字。若不間斷。好似法燭一點。便著。

頌曰

狗子佛性 全提正令
纔涉有無 喪身失命

(二) 百丈野狐

百丈和尚。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

未非月，空之賓四方，應至即有，鴻山黃檗當其首，乃至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敕諡大智禪師云云。

△會元卷三載野狐話，如本書所引，次下云：時鴻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據門扇，三下司馬曰：太轟生座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又載類聚因果門焉。

●諸奴各切，人聲答也，又應聲又應辭。

△空曰：比格唯諾二字，而作尊卑急緩之說，非今所論。

●某甲空曰：此二字雖非指己之義，習慣之久，終成指己之通語者也。

●非人：此變化人之謂也。

●迦葉佛：此七佛之第六佛也，第七者則釋迦佛也。

●天修行底人：猶云大悟徹底人。

●因果：因即原素，果是報應，善惡俱有因果。

●事例：謂喪事之例式也。

●維那：維者譯語，綱維之畧，那者梵語，羯磨陀那之畧，華梵兼舉，而云維那也。綱維者，以大綱維持綱目之意也。維那者，掌法務僧籍，晝夜時事進止，兼僧也。

●白槌：白者唱白，即報知廣告之類，槌者打之，令前知有報告之法器也。常者，粥後飯後，維那打之，報告午前午後，兼務，故今山主令之告衆。

●涅槃堂：此寺中之病室也，或云延壽堂等。

聽法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師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諸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

●黃檗傳燈卷九云：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乃至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云云，卷六百丈章云：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參馬祖，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暗，時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衆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卷六師章云：百丈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擗，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云云。

●胡鬚赤：吞空曰：胡鬚赤亦鬚胡者，八兩半斤也，百丈賊逢賊，黃檗賊知賊也，支那通語，赤鬚胡者云：偷心多，故今用其語也。

●麻以成：切音盈，說文云：有餘賈利也，空謂置財得奇貨也，是即不風流處也，風流之消息也。

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槌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言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人，病何故如是，食後只見師領衆，至山後，崑下以

兩采一賽采倉宰切音探說文云將取也又采色也又物采也空謂物采者裝飾品之類彫刻品之類而今云采者雙六星之謂賽先代切音塞誇勝曰賽說文云賽者報也方語云兩度彩一番賽云得同一贏目也空曰著得一隻眼只恁麼是故龍牙曰一度贏來方始休學者猛省焉

△吞空曰這箇公案亦是屋裡至寶也和漢兩朝洞濟兩宗古來明師拈提這箇公案大事了畢者不可枚舉而今畧記二三事緣及偈頌等而贈學士以欲令爲參禪工夫一助看取下文照願脚下

△會元卷十七黃龍南禪師法嗣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蓋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羣見爲助喜
△翠者南和尚住處

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云近前來與伊道黃檗遂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無門曰不落因果爲甚墮野狐不昧因果爲甚脫野狐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便知得前百丈贏得風流五百生

頌曰

不落不昧 兩采一賽
不昧不落 千錯萬錯

△或師拈評此偈結句曰只解順水浮舟未知逆風舉帆空曰此亦工夫一助也雖然彼亦一時此亦一時勿滯言句而謗古人自理沒須參逆順縱橫墮野狐脫野狐矣

△會元卷二十大鴻果禪師法嗣荆門軍玉泉窮谷宗建禪師僧問不落因果爲甚麼隨狐身

師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狐身師曰南岳三生藏曰祇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禪林類聚第十二因果門云兜率悅頌云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碍舒卷縱橫疾似風

△上方益云江西南閩野狐只因昧落有差殊鴻門一踏開雙扇那箇男兒是丈夫

△無盡居士云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金篋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丈夜來依舊野干鳴

△百丈政云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莊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

△徑山杲云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惡皮袋

△又詵笑隱曰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作一坑伏惟尚享

△宏智頌古云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窠呵呵會也麼若是個濃濃落落不妨我修修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

△羅湖野錄下卷云蘇州定慧信禪師蚤以百丈野狐頌得叢林之譽其頌云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瞞情卜皮執

滯言詮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鐺

△又佛光禪師偈云沙鷗終日戲江濱幾度浮來幾度沈漁箇一聲驚起去依然飛下碧波心

△皇國曹洞宗之祖繼大智禪師者大祖弘德圓明國師之嫡孫也師諱大祖祖令師看百丈野狐話提撕七年初立東廊下見僧從西廊過忽然了悟急趨丈室高聲叫曰錯錯大祖肯之師便禮拜偈云錯時直須徹底親時更要徹底觀不落不昧論來久何曾夢見野狐身又云迦葉佛時先百丈分明今日野狐精諸方若是覆盆下此話更參五百生又云不露不昧平處險不昧不落檢中平大雄峯下一條路惟野狐羣隊行

△吞空今亦做聲作野干鳴曰百丈山頭野狐身奇怪轉機輪照魔鏡裡難回避黃栗掌來一老人

●俱胝和尚傳燈卷十一云天龍和尚法嗣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謁童子執錫繞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款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舉一指而示之師當下

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回首師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師將願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細書云長慶

(三) 俱胝豎指

俱胝和尚凡有詰問唯舉一指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子亦豎指頭胝聞遂以刀斷其指童子負痛號哭而去胝復召之童子廻首

代乘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汝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面拜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附掌是他西國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爲什麼道承當處面拜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言在什麼處

△會元卷四所載大凡相同到童子段少異其文故今記以備學者參考如次下云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胝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者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子曰聞爾會佛法是否童子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子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子不見指頭豁然大悟空曰少異如此點檢將來舉手不見指頭等處語詳意却弱自於傳燈

△碧巖第十九則評云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胝又云倘若用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具只是難會如今人縱問著也豎指豎拳只是弄精魂也須是徹骨徹髓見透始得

△又云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咒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不因今日爭論得這瓜州客

△又云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處爲什麼只用一指頭須知俱胝到這裏有深密爲人處云云

△雪竇頌云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首龜

●童子南海寄歸傳云白衣詣慈菴所專誦佛典求落髮號童子亦出釋氏要覽童子猶如行者

●法要首楞嚴經卷一云俱來隨佛願聞法要

△又佛遺教經云爲諸弟子略說法要

△法華經有久默此要及以要言此等金言
●順世釋氏要覽下送終篇云釋氏死謂涅槃圓寂歸真歸寂滅度遷化順世者一義也隨便稱之茲異俗也
●巨靈等此二句者移來碧巖三十二則定上座大悟之雪竇頌之轉結二句
△述征記云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擊開以通河流故掌迹存焉
△空曰此禹治水時神助之也禹門三級名亦原此

胝却豎起指童子忽然領悟胝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

①或庵傳載會元卷二十而不記此話師者鎮江府焦州或庵師體禪師也嗣法護國元元嗣圓悟勳

②西天胡子等或庵示衆意云胡人皆有鬚然吾祖達磨亦是胡子則宜有鬚而今或庵點檢無鬚一毛因甚無鬚諸人道將胡子無鬚端到來也

△空曰勿道四大本空五蘊非有

△北山老師頌云胡子無鬚何所爲憐兒忘魂舌頭垂若能識取阿爺而東土西天又怪誰

③惺惺者了慧之貌惺惺者分明之義也惺惺也又心亂也

△結句之意猶云好肉生瘡乎

△香空曰此頌大意摸來法華譬喻品偈之無智人中莫說此經淺識聞此迷惑不解之意者歟

④香嚴和尚傳燈卷十一云鴻山靈祐禪師法嗣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藝道依鴻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

受用不盡言訖示滅

無門曰俱胝并童子悟處不在指

頭上若向者裏見得天龍同俱胝

并童子與自己一串穿却

頌曰

俱胝鈍置老天龍利刃單提勘小

童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

萬重

(四) 胡子無鬚

或庵曰西天胡子因甚無鬚

無門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者箇

胡子直須親見一回始得說親見

早成兩箇

頌曰

癡人面前不可說夢

胡子無鬚惺惺添惺

(五) 香嚴上樹

香嚴和尚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

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

意不對即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

△會元卷九大同小異

△傳燈又云一日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當怎麼且作麼生時有招上座出曰上樹時即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

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憐然無對沈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又何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查餅不可充飢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鴻山而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問郭然省悟歸沐浴焚香遙禮鴻山贊曰和尚大悲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耶仍述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會元云。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踢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遠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彌勒此補處。尊至當來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出現於世。弘法利生。條約。

●杜撰禪門寶訓音義云。杜者塞也。撰者造也。述也。言不通古法。而自造也。

△野客叢書云。杜點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也。

△又古來傳說云。杜氏撰八陽經。其註尤鄙拙。其實未詳。其中多載無本據事。故云杜撰。

△禪林類聚第十九草木門云。雪竇顯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翠巖芝云。問者對者不免。喪身失命。如今。初僧作麼生。

△天童覺云。虎頭上座。是箇惡賊用。無義手。打不防家。直饒本色。作家。往往做手脚。不辨。雪竇是別機宜。體休咎。底漢。到這裏。亦祇得。藏身。影。還。會。香。嚴。做。處。歷。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見。太。平。

命正恁麼時作麼生對

無門日縱有懸河之辨。惣用不著

說得一大藏教。亦用不著。若向者

裏對得著。活却從前死路頭。死却

從前活路頭。其或未。然。直待當來

問彌勒

頌曰

香嚴真杜撰

惡毒無盡限

啞却衲僧口

通身迸鬼眼

△保寧勇頌云。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獅子兒。

△佛慧泉頌云。呵呵大笑。沒針錐。上樹何如。未上時。任使香嚴多伎倆。傍觀不免爲擗眉。

△地藏恩頌云。香嚴垂語。真堪賞。口脚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機。且道。渠儂底模樣。

△上方益頌云。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閑。

△石門易頌云。古聖悲心。利後人。口脚枝上。露全身。直饒。玄路。無消息。未免。家中。喪二親。

●世尊拈花。釋氏通鑑一載焉。周昭王五十二年。辛未。世尊至此。始說金光法華等經。

△大梵天王至靈山會上。以金色。婆羅華。獻世尊。世尊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又人天眼目。載焉。舒王或云。王荆公問。將山。佛慧。泉。禪師。講家。所

謂。世尊拈花。出自何典。泉曰。大藏經所不載。王曰。余頃在。翰苑。偶見。大梵王問佛決疑經三卷。因開閱之。經中所載。甚詳。云。梵王至靈山會上。以金色。婆羅華。獻佛。捨身。爲。牀。坐。請。佛。爲。群。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華。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此經多談帝王事。所以秘藏世無聞者。佛慧皇嘆其博覽云云。

△又新編佛法大明錄十六度人曰。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云。梵王至靈山會上。以金色。婆羅華。獻佛。請佛。爲。群。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華。示衆。

(六) 世尊拈花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

衆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

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

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付囑摩訶迦葉

瞬青蓮目，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分付摩訶迦葉云云。」

△又禪林遺編云：拈華事，世皆不知，所出王荆公直宿翰苑，偶見秘藏，此經圭堂曰：此度人古則之最始也，枝分派別，綿亘十方，悉源于此，然人天百萬，尚皆罔措，初學豈能遠徹此最上大機哉云云。

△明教契嵩禪師傳法正宗記評云：昔涅槃會之初，如來告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常為汝等作大依止，然正法眼藏，非人密相，傳授不可必知其處，與時也以經酌之，則法華後而涅槃先也。方說法華，迦葉預焉；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云云。

◎世尊謂世間獨尊之略稱，即是尊稱，如來之語也。菩薩羅漢等不許用此稱也。

◎尊者謂此智德兼備之尊稱語也。此稱者廣用菩薩羅漢及高僧知禮等通稱也。

◎涅槃名義集卷五云：摩訶涅槃，即此云大滅度，大即法身滅，即解脫度，即般若。大經云：涅槃不生，樂言不滅，不生不滅，名大涅槃。楞伽云：我所說者，妄想識名，為涅槃。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正宗記云：其所謂教外別傳者，非謂黃卷赤軸，間言聲字色相，然之有狀者，直與實相無相一也。亦非果別於佛教也。正其教迹，所不到者，也按智度論曰：諸佛斷法愛，不立經書，亦不莊嚴語言，如此則大聖人，其意何嘗必在於教乎？經曰：我坐道場時，不得一法，實空拳誑小兒，以度於一切，是豈非大聖人以教為權，而不必專之乎？又經云：修多

無門曰黃面瞿曇，倘若無人壓，良為賤，懸羊頭，賣狗肉，將謂多少奇特，只如當時大眾都笑，正法眼藏作麼生傳，設使迦葉不笑，正法眼藏又作麼生傳，若道正法眼藏有

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是豈使人執其教迹，邪又經云：始從鹿野苑終，至拔提河，中間五十年未嘗說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謂也。然此極且奧密，雖載於經，亦但說耳，聖人驗此，故命以心相傳，而禪者所謂教外別傳，乃此也。又吾宋章聖皇帝為之修心詩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性，密印由來妙理深。

◎黃面瞿曇，黃面猶云黃色人種，禪者常用靈語，教者謂之黃金色光，面相殊勝也矣。

△瞿曇者梵語或云憍曇彌，或云喬答摩，因語廣略，與楚夏有此，少異，新舊兩譯，學者說爭，相誇者存空不取，又雖有種種譯語，却有惱亂學者之恐，故去餘說，而記一義于此云：應法師翻為地最勝，此義是也。即利利種也是，田主也。地最勝之義的當。

◎倘若無人，十八史略卷四云：桓溫帥師伐秦，大敗秦于葦田，轉戰至湖上，秦主苻健閉長安，小城自守，三輔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者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字景略，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溫入關，被褐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若無人，溫異之，問猛曰：吾奉命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湖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溫與秦兵戰于白鹿原，不利，秦人清野，溫軍乏食，欲與猛俱還，猛不就。

△又云：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為秦天王，有薦王猛於堅者，一見如舊，自謂如立德之於孔明，一歲中五遷官，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

傳授黃面老子誑謔問閻若道無

頌曰

拈起花來，尾巴已露

迦葉破顏，人天罔措

(七) 趙州洗鉢

秦民大悅

△又云秦丞相王猛卒秦主堅哭之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云云

●誑諱問閣此四字移來臨濟之語臨濟曰到處箴兩片皮誑諱問閣

△誑者說文云欺也

△唐書云遞相欺誑云云

△諱者說文云召也又號也又大叫也

△問者二十五家爲問又門名也說文云里門也

△闕者里中之門也即或一部分之門也

●尾巴巴者大蛇也山海經云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空曰尋常或以佛祖比喻大龍無門今以世尊比喻巴蛇所謂語抑下也謂世尊平生變化辨天今至末後現正體

●叢林祖庭事苑卷二云梵語貧婆那此云叢林大論云僧伽秦言衆多比丘一處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樹叢聚是名爲林一一樹不名爲林如一一比丘不名爲僧諸比丘和合故名僧伽聚處得名叢林又大莊嚴論云如是衆僧乃是勝智之叢林一切諸善行運集在其中又雜阿含二十五佛告阿難汝遙見彼青色叢林否唯然已見是處名曰優留曼茶山如來滅後百歲有商人子名優波掘多當作佛事教授師中最爲第一即四祖優波掘多梵音楚夏爾以祖師居之今禪庭稱叢

趙州因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

無門曰趙州開口見膽露出心肝者僧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頌曰
只爲分明極
翻令所得遲
早知燈是火
飯熟已多時

林也

●鉢孟梵云鉢多羅此云應器今略云鉢也又呼鉢孟即華梵兼名也鉢者乃是三根人資身要急之物佛用二種如見釋氏要覽

●知燈是火禪餘內集第五云譬如提燈覓火者當其覓時亦不勝無火之苦一旦知燈是火其歡喜爲何如入之不獨無失火之苦亦且無得火之喜乃至煎湯炊食焚

●月庵和尚師傳載會元卷二十潭州大溈月庵善果禪師云師嗣開福寧寧嗣五祖演演嗣白雲端端嗣楊岐會又無門開嗣月林觀觀嗣老衲證證嗣師

●奚仲造車等會元師上堂垂示此語文有少異云奚仲造車一百輪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云云

△空謂師數以此車譬垂示建立掃倒之用處也乎故有異文却是證非一時垂示者也

△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加牛禹時奚仲加馬空因此考思考奚仲者爲馬車製造之率先者也乎

●拈却云云此摛分拆後之消息四大分離向

(八) 奚仲造事

月庵和尚問僧奚仲造車一百輪拈却兩頭去却軸明甚麼邊事

無門曰若也直下明得眼似流星機如掣電

頌曰

機輪轉處 達者猶迷
四維上下 南北東西

甚處去之類也

△涅槃經第二十九云，如離相，較輪軸輻輳，更無別事。

△宗鏡錄第十七云，大論明十八空門中之散空者，散名別離，相如諸法和合，故有如車以輻輳較，衆合爲車，若離散各在一處，則失車名，五陰和合因緣，故名。人若離五陰，人不可得也。

△老子下卷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云，數車無車，云云希逸，註云，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爲輪，爲較，爲輻，爲衡，爲試，遂無車矣，車遂爲虛名矣。

●興陽讓和尚，師嗣色蕉清，清嗣南塔涌，涌嗣仰山，傳燈卷十三會元卷九共，但載此話而已，更無餘錄。

●大通智勝佛等，此四句者，法華經卷三化城喻品之偈文也，此偈由來在長行文，今聊引之，以備參考，經云，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大通智勝佛，其國名好成劫，名大相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佛本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爾時，初利諸天先爲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華，而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華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又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其第一

(九) 大通智勝

興陽讓和尚因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讓曰其問甚諦當僧云既是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讓曰爲伊不成佛

者名曰智積，諸子各有種種珍異玩好之具，聞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捨所珍，往詣佛所，諸母涕泣而隨，送之，其祖轉輪聖王與二百大臣及餘百千萬億人民皆共圍繞，隨至道場，大通智勝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十方各五百萬億諸佛世界六種震動，爾時東方五百萬億諸國中，梵天宮殿光明照耀，諸比丘我今語汝，彼佛弟子十六沙彌，今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十方國土現在說法，有無量百千萬億菩薩聲聞，以爲眷屬，其二沙彌東方作佛，一名阿閼，在歡喜國，二名須彌頂，東方二佛，一名師子音，二名師子相南方，二佛，一名虛空住，二名常滅，西南方，二佛，一名帝相，二名梵相，西方，二名一名阿彌陀，二名度一切世間

無門曰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凡夫若知，卽是聖人，聖人若會，卽是凡夫，頌曰：了身何似了心，休了得心，分身不，愁若也，身心俱了了神，仙何必更封侯。

苦惱，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羅跋栴檀香神通，二名須彌相北方，二佛，一名雲自在，二名雲自在，在王東北方，佛名，度一切怖畏，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於娑婆國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云已上取要略記。

△臨濟錄云，大通者自己於處處達其萬法，無性無相名，大通智勝者於一切處不疑，不得一法名，智勝佛者心清淨光明，透徹法界名，佛十劫坐道場者，十波羅蜜是佛法不現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滅云何更有現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應更作佛矣。

△吞空曰，大者絕待，真理卽法身也，通者通達應用，卽應身也，智者無碍無滯，卽報身也，又大卽法身通卽解脫智，卽般若。

於諸法中此法最勝然而人人箇箇具足圓成此法故名爲佛

只許乃至凡夫此許都用古語吞空今爲初學欲開真口了事禪客且坐喫茶不許助言

老胡者指本則大通知勝即是不生不滅無始無終老胡也舊註皆指達磨者擔板漢也

知即般若無知之知謂之根本智覺悟法身理體之智也且別能所所即理法身能即智法身亦是報身自受用底無門

頌曰了心休者是也是云許老胡知

會即在凡分別在聖會通事相萬法後得智也即是報身他受用底應化二義門底在因三祇修行而求佛果底也無門

頌曰了身者是也而今不許此會

問話之僧不知自己法身真佛而向心外疑問事相假佛是所不許彼若與師言下退步承當所許雖然尙是半途所以

無門頌曰身心俱了了更加一鞭達磨所謂知道者多行道者少者受不身心了了也到此了身亦不容易

凡夫若等空曰凡夫若知直是大通智勝聖人若會直是異類中行

會元卷八羅漢深法嗣撫州龍濟紹修禪師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

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于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真道不疑好珍重

神仙封侯神仙者警行解相應身心了了本分人封侯者喻心外事相正覺

臨濟曰佛八十年後側臥而死去與我生死不別空曰此示應化非真

曹山和尚傳燈卷十七云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少慕儒學年十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

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與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閣黎名什麼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

爲什麼不道師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山洞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

山云不變異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山後居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乃至

天復辛酉季夏夜師問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曹山一修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至明日辰時

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有七門人奉真骨樹塔教靈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會元卷十三文字多少相異意味不爽

僧問云等傳燈卷十七云僧清銳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閣黎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

唇細書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

會元卷十三云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

召稅閣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了

猶道未沾唇

空曰如是傳燈與會元少異傳燈云銳云泉

州會元云稅云青原而今本則則依會元然而

舊註或云本傳作銳或云會元作銳如是註者

不詳會元傳燈本書而作詳註將錯就錯

而今復錯後學子統腦髓豈徒然乎

宗派末云清稅禪門達者有名於時與曹山

相見也

閣梨釋氏要覽稱謂篇寄歸傳云梵語阿遮

梨耶唐言軌範今稱閣梨蓋梵音訛略也又昔

提資糧論云阿遮梨夜隋言正行又南山鈔云

糾正弟子行故云云

輸機空曰輸者敗也俗謂勝負曰輸贏而今

清稅之輸機者則伴敗誘敵之賊意也

范丹後漢書列傳七十一云范丹字史雲陳

(十) 清稅孤貧

曹山和尚因僧問云清稅孤貧乞師

賑濟山云稅閣梨稅應諾山曰青原

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

無門曰清稅輸機是何心行曹山

具眼深辨來機然雖如是且道那

裏是稅閣梨喫酒處

頌曰

貧似范丹 氣如項羽

留外黃人受業通經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木陰
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有時糶粒盡常自
若閭里歌之曰飯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無云云

●項羽史記項羽本紀第七云項籍者下相人
云云

●活計云云傳燈卷三十載五洩法嗣蘇溪和
尚牧護歌其中間云活計雖無一錢敢與君王
鬪富空曰而今無門折衷此二句來

●鬪富晉書載石崇與王愷鬪富故事然而不
必用之套語耳也所以不記焉

△空曰范丹項羽共鬪清稅貧比彼問話氣比
其意矣無活計者項羽末路即是清稅龍頭蛇
尾離之一字實彼勇氣却是抑揚之言王愷富
不及石崇而敢與彼鬪清稅貧豈敵曹山富乎
而敢欺敵來

●趙州到一等傳燈卷十師章不載此話會元
卷四師章載焉文與本則不異故不記焉

△空曰此則亦是古來難關予今且分人法二種少通與奪消息人云趙州法云拳頭趙州活眼睛一見直爾動後他之真
偽淺深得不如無門頌曰不但趙州從上佛祖皆爾

活計雖無 敢與鬪富

(十二) 州勘庵主

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
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航處便行
又到一庵主處云有麼有麼主亦豎
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
作禮

無門曰一般豎起拳頭為甚麼肯
一箇不肯一箇且道請訛有甚處

△臨濟曰如有箇文殊普賢出來目前各現一身問法總道吾和尚我早辨了也又曰辨佛辨魔辨真辨偽云云前則無門
評云曹山具眼深辨來機空曰若無此眼何得為入天師玄則之於法眼翠巖之於慈明皆語同而意異趙州勘二庵主則
是同中異辨也然而彼二庵主亦是老賊故任
他誇任他讚更不動著却使趙州作拳頭與奪
廣告無門評云趙州舌頭無骨亦是賊知賊空
曰閑言語且置拳頭是什麼

●殺人刀活人劍空曰刀劍則是兵器主殺然
或時刀劍活人今就事實引一例史記項羽本
紀云范增使項莊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
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云云是於沛公身上
則項莊是殺人刀項伯活人劍也刀雖不異而
用處異石頭大師曰萬物自有功當言用與處
者是也雖然只作歷史的人情上之觀殺則可
權活則可愛參禪學道不然必先用殺人刀須
大死一番而後用活人劍宜縱橫無碍矣

●瑞岩彦和尚傳燈卷十七云岩頭全裕禪師
法嗣台州瑞岩師彦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
幼披緇乘戒無缺初禮岩頭致問曰如何是本
常理岩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岩頭曰不是本
常理師沈思良久岩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

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便見趙州
舌頭無骨扶起放倒得大自在雖
然如是爭奈趙州却被二庵主勘
破若道二庵主有優劣未具參學
眼若道無優劣亦未具參學眼

頌曰
眼流星 機掣電
殺人刀 活人劍

(十三) 巖喚主人

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然岩頭頌召與語微酬無試乃至師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衆欽慕請住瑞岩統衆嚴整江表稱之云云然而不載此話會元卷七云師尋居丹丘瑞岩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設空曰會元如是一喚一諾然於本則者有四諸願其無門別有所見也歟

△惺惺字義已於第四則頌註之了矣

●靈厄止切此指物貌也

△空曰此字出處者昔有云裴漸人能制鬼神故自崔公云當今制鬼無過漸耳後書漸耳二字而貼門戶以爲制鬼之符然而後人錯作靈之一字又通用指物之義矣然而今復自云神頭鬼面拈出此字可謂翰林之才且又於宗乘最深密何者謂瑞岩先喚這箇無門後遣這箇於此公案圓成矣然還尙恐未悟學者只見瑞岩言句而認隱隱地物錯作主人公故至次下尙復叮嚀再三可謂老婆心切

●學道云此頌長沙岑禪師之作也無門不自作頌而引此頌意味深長也

△傳燈卷十云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乃至有客來謁師召曰尙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尙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尙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總不祇對時真是弟子主人否師曰

瑞巖彦和尙每日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喏他時異日莫受人瞞喏喏

無門曰瑞巖老子自買自賣弄出許多神頭鬼面何故響一箇喚底一箇應底一箇惺惺底一箇不受人瞞底認著依前還不是若也做他總是野狐見解

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云云

●德山傳燈卷十五云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明州德山宣鑿禪師劍南人也姓周氏卅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厥後訪尋禪宗乃至因造龍潭信禪師乃至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將訪求哲匠住持禪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乃至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六臘六十五教誨見性大師

△尙委本書第二十八則故今畧記于茲焉

●托鉢傳燈卷十六巖頭章云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擊鉢下法堂雪峯舉飯巾次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山開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果然遷化矣

●托鉢傳燈卷十六巖頭章云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擊鉢下法堂雪峯舉飯巾次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山開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果然遷化矣

頌曰

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十三) 德山托鉢

德山一日托鉢下堂見雪峯問者老

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

△會元卷二十東林禪師法嗣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頌云為人須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岩頭萬里一條鐵

●鐘未鳴鼓未響釋氏要覽雜記篇五分云諸比丘布薩衆不時集佛言若打鐘雅若打鼓吹貝

△若食時擊者楞嚴經云食辨擊鼓衆集撞鐘

△若說法時擊者僧祇云帝釋有三鼓若善法堂說法打第三鼓

△空曰舊註如是雖然叢林勸止一依百丈清規施行勿自立規矩

●方丈事苑第六云今以禪林正殿爲方丈蓋取則於毘耶離城維摩室以一丈之室能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有不可思議之妙事故也唐王玄策爲使西域過其居以手版縱橫量之得十笏因以爲名

●侍者要覽住持篇云侍者即長老之左右也

△擊云恭己順命給侍之者

△菩薩從兜率下生經云侍者具八法一信根堅固二其心寬進三身無病四精進五具念心六心不憍慢七能成定意八具足聞智

●未夢見論語述而篇云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傀儡木偶爲戲謂之傀儡

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山便回方丈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山問令侍者喚巖頭來問曰汝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

△列子云周穆王時巧人有假師者爲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

△唐書云段綸微巧匠使揚思齊造傀儡云云

△無門今云一棚傀儡者有二意一者岩頭德山俱無活氣一者德山岩頭所作非實事也而是抑之一片云其攝之一片

●最初句末後句此二意者教門宗門世典及事事物物皆所具足所不可缺也教門云發心畢竟分證究竟等宗門云大死大活入頭出身

向上向下去却來等世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等又於世事業最初立目的末後達目的

無門頌初二句謂其目的初後一般也後二句謂立與達不是者一般也雖然如是前來所云只是假名耳只是譬說耳只是吞空之寐語耳

△會元卷六夾山會禪師法嗣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上堂末後一句始到津關頓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

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逐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

伊何

無門曰若是末後句巖頭德山俱未夢見在檢點將來好似一棚傀儡

頌曰

和
△香空尋常於此拳拳服膺
△碧巖五十一則雪峯住庵評圓悟曰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南泉和尚等傳燈卷八云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三十詣嵩岳受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聘榜伽華殿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乃至貞元十一年應錫于池陽自構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巨譽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申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為鄧匠乃至師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師遇之白中曰道得即取

貓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似州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云子若在即救得貓兒也
△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示寂壽八十七
△會元卷三師章不記此話
△類聚第二十犬貓門云南泉願禪師因兩堂首座爭貓兒師乃提起云大衆道得即取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遂斬之至晚趙州從外歸師舉似州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云子若在即救得貓兒也
△碧巖從容錄共載此則

識得最初句 便會末後句
末後與最初 不是者一句

(古) 南泉斬貓

南泉和尚因東西堂爭貓兒泉乃提起云大衆道得即救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泉遂斬之晚趙州外歸泉

△中峯拈云南泉劔為不平離實匣趙州藥因救病出金瓶然雖慶快一時爭奈古佛家風掃土矣
△汾陽昭頌云兩堂上座未開盲貓兒各有我須爭一刀兩段南泉手草鞋留著行人行
△雪竇顯頌云兩堂俱是杜神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又云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閑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即便休
△天童覺頌云兩堂雲水盡紛拏王老師能驗正邪利刀斬斷俱亡像千古令人愛作家此道未喪知吾可嘉豎山邊海分唯尊大禹鍊石補天今獨賢女媧趙州老有生涯草鞋頭戴較些些
△空曰此則亦難關雖然古今明師依此則得入例多曹洞高祖承陽大師令二祖孤雲禪師看此話二祖遂蒙印可當案拂式拈示此話空謂欲得大死一番大活現成直須參究此話
△前則所云最初句末後句亦在這理救家云破邪顯正遮情表德等又云破妄安心顯第一義皆當此話一分子欲知全分先天為心祖來

●洞山會元卷十五云雲門偃禪師法嗣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數和尙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著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鴟鼻布衫教伊洒洒

學似州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泉云子若在即救得貓兒

無門曰且道趙州頂草鞋意作麼生若向者裏下一轉語便見南泉令不虛行其或未然險

頌曰

地作箇無事，消僧豈不快哉。門曰：個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又載于僧寶傳上并釋通鑑十一各文大同少異。

●問訊要覽中爾雅云：訊，言也。

△善見論云：比丘到佛所云：少病少惱安樂行否。

△僧祇律云：禮拜不得如羶羊，當相問訊。

△空曰：雖然宗門公界之問訊者無言，又手合掌曲躬低頭而已，以此而為大禮正式，却以開口動舌而為無禮。

●本分草料草料者馬之食物也草即秣也其類有種種或禾莖或乾草等也料者云豆麥等也然今本文所謂草料者非云馬食轉為人食又轉為長養慧命法喜食禪悅食也。

△吞空曰：無門意惜雲門不與本分草料本分草料何耶不涉言句為藤直要如黃檗之接濟，如大覺之接興化，生機一路者大機大用是也家門寂寥者謂雲門宗之末路性燥者如臨濟之三拳黃檗如風穴之臨機不讓師然洞山

趙州若在，倒行此令，奪却刀子，南泉乞命。

(五) 洞山三頓

雲門因洞山參次門問曰：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山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此大悟。

無此手段故云未是性燥。

●且問諸人等空曰：此下重大之問題也宜參究焉。

△會元卷十七慈明圓禪師法嗣黃龍南禪師章云：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鵝鴨鳴皆應喫棒。

△空曰：是時南公不能答矣夫南公未見慈明已前已是雲門宗之大尊宿也然向如是豈可作等閑之看乎哉無門徵詰與慈明徵詰一般也。

●獅子本作師子大論云：如師子王游淨林中，生深山大谷中住方頰大骨身肉肥滿頭大眼長光澤明淨眉高而廣牙利白淨口鼻方大厚實堅齒密齊利吐赤白舌雙耳高上鬣髮光潤上身廣大膚肉堅著脣脊細腰其腹不現長尾利爪其足安立以身大從住處出優脊嘶申以口扣地現大威勢食不過時顯晨朝相表師子王力。

●秋兒謂連諸子而上萬仞懸崖闕落諸子於

無門曰：雲門當時便與本分草料，使洞山別有生機，一路家門不致寂寥，一夜在是非海裏著到直待天明再來，又與他注破洞山直下悟去，未是性燥。且問諸人：洞山三頓棒合喫不合喫，若道合喫，草木叢林皆合喫，棒若道不合喫，雲門又成誑語，向者裏明得方與洞山出一口氣。

頌曰

岩下取其翻閱發音之也

△空曰此頌以三譬喻說盡本則意味頌初二句者獅子譬起句即親教子謂前日雲門四度交言是也迷子即迷我子親心也今云雲門之老婆心訣者所謂一子相傳秘術之法承句即子習親謂或親擬前子誠翻身向親洞山明日問訊是也轉句圍恭譬自彼打出自此抑止謂之當頭著謂當著彼頭洞山明日問訊時雲門云飯袋子等是也結句以箭譬前箭云前日四度言後箭云明日雲門一言令洞山大悟

●雲門傳燈卷十九云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始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遊雪峯而益其要因藏器混衆于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敏將滅度遺書于廣主請接應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為師等

△空曰傳燈不載本則

△會元卷十五云雪峯存禪師法嗣韶州雲門山光孝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實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于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透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峯乃至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

獅子教兒迷子訣擬前跳躑早翻身無端再叙當頭著前箭猶輕後箭深

(六) 鐘聲七條

雲門曰世界恁麼廣闊因甚向鐘聲裏披七條無門曰大凡參禪學道切忌隨聲

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獨闢諸方要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乃至上堂因閉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為甚麼鐘聲披七條乃至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句備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寂云云

●閉聲悟道見色明心會元雲門章云上堂閉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餠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假頭

△楞嚴卷六云觀世音昔有佛名觀世音救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滅既寂寂滅現前云云疏云三空盡故妙性現前也

△毒峯善禪師晝夜參禪脇不着席聞鐘聲忽大悟作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為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獨體粉碎夢初回

△空曰舉見色一例乎第一着一見明星是也

●聲來耳畔耳往聲邊楞嚴卷三佛言鐘鼓音聲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聲來耳邊耳往聲處乃至若無來往亦復無聞是故當知聽與音聲俱無處所即聽與聲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若將耳聽等會元卷十三洞山章師問雲岩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岩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尙問否岩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師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岩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岩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

逐色縱使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也是尋常殊不知衲僧家騎聲蓋色頭頭上明著著上妙然雖如是且道聲來耳畔耳往聲邊直饒響寂雙忘到此如何話會若將耳聽應難會眼處聞聲方始親

法該何與救若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
悉皆念佛念法師子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
也大奇無情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
時方得知

△空曰欲至此地先到善寂雙地來所謂生滅
既滅寂滅現前也於此六根圓通事事無碍

●會則事同等空曰此頌者自評中如何和會
句出生來矣此有二義初之二句者所謂最初

句也謂會萬物為己則天地一家也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也謂之平等又云回互不會即不回

互謂之差別後之二句者所謂末後句也此時
不會同也會別也何謂曰平等中有差別差別

中有平等平等不離差別差別不離平等平等
非平等差別非差別是故不會之差別即是事

同一家平等會之平等即是萬別千差差別也
△若欲委悉這箇道理須參三玄三要四寶主

四料簡五位九帶等之關根子矣
●國師云云師嗣六祖傳燈卷五云西京光宅

寺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
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門

頌曰

會則事同一家 不會萬別千差

不會事同一家 會則萬別千差

(七) 國師三喚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

謂吾辜負汝元來却是汝辜負吾

無門曰國師三喚舌頭墮地侍者

三應和光吐出國師年老心孤按

牛頭喫草侍者未肯承當美食不

中飽人飡且道那裏是他辜負處

●國淨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頌曰

鐵枷無孔要人擔累及兒孫不等

閑欲得撐門并拄戶更須赤脚上

刀山

(六) 洞山三斤

●洞山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麻

三斤

無門曰洞山老人參得些蚌蛤禪

纔開兩片露出肝腸然雖如是且

道行開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敕中使孫朝
進齋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
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
說法乃至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
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細
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
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
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
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什麼是侍者
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麼應玄覺汝少會在
又云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
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曰且去別時來雲居
錫云法眼怎麼道為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
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
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會元卷二亦載此話
●國淨云云此二句者太公望之言也載于明
心寶鑑焉
△此頌侍者須三復
●頌曰空曰此頌前二句者述國師付法侍者

耽源應真之意後，二句者述待者，三答尚八成底之意。

●洞山和尚等空曰：師傳略揭十五則。此僧後問智門和尚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門曰：花簇簇錦簇簇，會麼？僧曰：不會。智門曰：南地竹分北地，木僧回舉，示洞山曰：我不為汝說，我為大衆說。遂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雪竇曰：展事投機，見洞山跋。紫霄曰：空谷圓悟曰：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一條，相似舉足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餠餅話是一般。

道向甚處見洞山，
頌曰
突出麻三斤，言親意更親。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言親意更親。空曰：只這鐵槌子。

●來說是非者等。空曰：此二句則斥古今邪解者，而促學人反省也。三祖曰：緣有是非紛然失心。

●南泉因趙州問等。二師之傳已揭前則於此。話頭傳燈會元類聚及本則各有文字少異。

△傳燈卷十云：師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邪師言下悟理。

△已上出于趙州章。

△會元卷四云：師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邪師言下悟理。

△禪林類聚第五大道門云：南泉願禪師因趙州問：如何是道？師曰：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假趣向？不師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師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邪師言下悟理。

△松源岳云：青天白日悟箇甚麼，咄咄囉囉珠擊碎蒼龍窟。

△雲峯悅頌云：平生心是道，舉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不能曉，玉兔金烏任飛走。

△佛鑑勸云：欲識平生道，非真任自然。行船宜舉棹，走馬即加鞭。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即眠。盡從緣所得，所得亦非緣。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汲清泉。直立頭插地，橫眠脚指天。應須與麼會，方契祖師禪。

△徑山杲云：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生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一回舉著一回新。

△鼓山珪云：若謂平常心是道，杖藜向上更生枝。貼肉汗衫如脫了，喚來眼上更安眉。

△皇國曹洞太祖國師參禪三祖三祖令看平常是道。話太祖遂領詣三祖曰：黑漆昆侖夜裡走，三祖曰：未在。更道。太祖曰：逢飯喫飯，逢茶喫茶，三祖肯之。

△空曰：且道平常多作平常會，寧負南泉趙州呼。呼感乎香殿曰：道由悟達不在語言，宜反省焉。

●妄覺謂妄想覺觀也。覺觀或云尋思，共是虛細分別之總稱也。然而道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

●無記謂或時善性惡性無記性謂之。三性或時以第六識為分別識，以第八識為無記識，又唯識百法中心所有法中，失念即是無記也。

●廓然洞豁。梁武問中道第一義，達磨答：廓然無聖。實是答在問處，與此一般。

(十九) 平常是道

南泉因趙州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可趣向否？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

△洞山曰，人無心，合道等。
 △空曰：大凡問道，古今之多，而如南泉答道，古今之少，不得不云。老婆禪，顯是趙州若年之時也。傳云：師言下悟，理乃往，嵩岳瑠璃，納戒却返南泉。因之考之，趙州沙彌時之問答也。南泉老婆禪，不亦宜乎？夫於宗師家之為人，遠路直截，皆依其時矣。

△會元卷二牛頭山法融禪師章云：師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見師端坐自若，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善，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師乃稽首請教，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惡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

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洞豁豈可強是非也。州於言下頓悟，無門曰南泉被趙州發問，直得瓦解冰消，分疎不下。趙州縱饒悟去，更參三十年始得。

頌曰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無碍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不行。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乃至境緣無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大眾師，頓教法門，今付于汝。云云。

△空曰：是亦老婆禪。
 △會元卷三南岳讓禪師章云：師往衡岳，居般若寺，有沙門道一在衡岳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甌于彼庵前，石上，解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鏡豈得成鏡？師曰：磨鏡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于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師曰：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云云。

△空曰：是亦遠路禪。
 △會元卷五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章云：希遷直詣靜居，參禮師曰：汝甚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也。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會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崇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空曰：此即直截禪。
 △空曰：青原南岳者，曹溪之二神足法無異法，然而接機各應其宜。南泉之於趙州亦然矣。
 ●若無閑事挂心頭，空曰：無門，此頌說盡。平常是道，無餘而頌，要領在此，轉句學者着眼。
 △傳燈卷十南泉和尚法嗣香嚴下堂義端禪師章云：僧問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云：但時中不用掛情，情不掛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

△松源和尚續會元云：松源岳禪師初以居士參應菴，華不契，愈自奮勵，見密菴，傑隨問，隨答，密嘆曰：黃楊木，禪耳，奮勵彌切，至忘寢食，會密入室，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從傍，大悟，遂嗣密菴師之室，中垂語有三轉語：一、如本則，第三轉者，明眼，稍僧因甚，麼脚下紅絲線，不斷是也，紅絲線者，繫足繩也，即謂法執悟迹，習氣然，而如今不揭，此第三轉語者，於師塔銘，只書此兩轉語，故也。

△大力量人等，此即第一轉語，稍僧自行也，謂大根機大丈夫，漢端坐，僧堂裏，經多年，尚不能參，何耶？此痛激發，而加奮勵也。

△空曰：即今諸君勿做名譽的之虛參浪悟。

△又云：開口等，此即第二轉語，稍僧化他也，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西來直指本，無言禪者，宜默不宜語，魯祖凡見人來，則直而壁此等之意也。

△評意破松源老婆顯無門直截。

△何故者，結前生後之辭，雖者直指面前，貌真金，譬學人火裏，譬師家。

△頌曰：空曰，解釋此頌者，不得不費多辨，大意自無門火裏煉，出其金底之消息也。

△起句者，煉出松源之第一轉語，松源激勵未悟，無門拈出已悟，空曰窮盡始終，圓成公案。

△楚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衝天。

△空曰：只是一箇，大力量鳥松源，諫不飛，無門示飛。

(三) 大力量人

松源和尚云：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又云：開口不在舌頭上。

無門曰：松源可謂傾腸倒腹，只是欠人承當，縱饒直下承當，正好來。

△多年端坐，擡脚不起，一朝大悟，擡脚起，則蹈翻地球，輕於毛毯，香水海者，代表世界之辭也，出于華嚴經華嚴世界品云：華藏海中有大蓮華，其蓮華中有諸香水，一一香水海，為諸佛刹世界之種，華嚴世界在香水中，故云：淨輪王刹云云，取要畧記。

△承句者，煉出松源之第二轉語，松源則逃情的無門，是表德的兩師共同，而圓成此話。

△四禪天者，先云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欲界即地球及四王天，初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天也，色界即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也，前之三禪各有三天，三三九天，第四禪特有三九天，合下十八也，謂之色界十八天，無色界亦有四禪，一空處二識處三無所有處四非想非非想處也，此無色界不定方所，故定天地高下，則以色界第四禪色究竟天為最高，天然今大力量宗師家化他為人，眼中下視佛祖，況於天部乎？是故梵王獻花，帝釋發香，如是我聞，信受奉行，空曰：學者勿被昧却，光影門頭，照顧脚下，從晝至夜，行住坐臥，語默動靜，舉足下足，何處不稱尊，吞空口乾舌縮。

無門處喫痛棒，何故擲要識真金，火裏看。

頌曰

擡脚踏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禪天，一箇渾身無處著，請續一句。

(三二) 雲門屎橛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無門曰：雲門可謂家貧難辨，素食。

△轉句者煉出松源之第三轉語此雖不揭本則無門火裏尚有餘力所以勢及于此

△一箇渾身即是盡大地自己全身也何物縛足喚何爲紅絲線直截本源佛所印摘葉尋枝吾不能如斷一縷絲一斷一切斷也勿謂至等覺尚有元品羅薄無明

△請續一句空曰無門至此弓折矢盡遙求殺兵空至這裡望于參禪學道之諸君子速振自己大力量而救無門於死地實恩于彼收功于我遂成無門關中主指應佛祖

●雲門因僧問等師傳已揭于前此話不載傳燈卷十六師章載于會元卷十五師章焉
●乾屎橛此者除糞之器也支那山間辟地下等社會者於大便所傍橫置橛棒糞了跨之着尻磨去四五步也是以此橛棒子常止乾糞謂之乾屎橛吾國之於木曾山中所見短小之木橛也謂之糞窠製造有二種上等如用漆器製造箇實產多者用之也

△空曰雲門雖無許多計較今且利用此語以爲解釋一自直截根源見來此僧所問佛早是臭氣穿鼻何故佛之一字心田之汚也二自函蓋乾坤見來盡天盡地事事物物那箇是非佛乾屎橛佛放太光明三自隨波逐浪見來橛子慈德捨我身除他糞

△無門評語抑下意卓上屎橛挂門戶知雲門者屎橛乎雲門者屎橛乎與衰任君見
△頌之起句者雲門見人活眼承句者說法迅速也

●迦葉傳燈卷一世尊章云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

事忙不及草書動便將屎橛來撐門挂戶佛法興衰可見

頌曰

閃電光

擊石火

眨得眼

已蹉過

於汝汝當護持并救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乃至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云云

△初祖章云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乃至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願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乃至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乃至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

△二祖章云第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碍世尊以爲護持第一者所讚歎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乃至付法商那和修了入寂

△傳燈不載此話會元卷一之二祖章載于此話初有師兄二字何物作箇甚麼矣
△空曰此則要處在于喚應後世用此手段者如國師三喚又五洩見石頭頭召關梨洩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洩言下大悟又百丈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空曰此皆與大迦葉之手段一般也然此喚應處直下承當者古今極少矣多認昭昭靈靈以爲喚應底之物也

△傳燈卷十長沙和尚章云有客來謁師召曰尙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尙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師二主人師曰喚尙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

(三十三) 迦葉刹竿

迦葉因阿難問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物葉喚云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

無門曰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親切便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或

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本根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身吞空揭示此語已至兩回只裏令學者時時管帶勿認奴作郎勿認賊作子又勿投入黑山鬼窟裡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喚應只是喚應脫體現成而已

△無門評向喚應當下語時拈親切與未然兩句出與春學者簡短而巧妙也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者天台智者得法華三昧時之語然而今指迦葉阿難相見之時

△毘婆乃至不得妙者本趙州之語無門取代

△頌意雖云兄弟相見圓滿措重迦葉參禪兄弟然讀宜知其趣矣

六祖因明等傳燈卷三五祖大師章云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乃至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頭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

未然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頌曰
問處何如答處親幾人於此眼生筋兄呼弟應揚家醜不屬陰陽別是春

(三三) 不思善惡

六祖因明上座趁至大庾嶺祖見明至卽擲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

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崇仰咸推稱云若非神秀曠放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乃至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至能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逮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皆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居士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能居士跪受衣法乃至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祖

動踟躕悚慄明日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遍體汗流泣淚作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祖曰我今爲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明云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是某甲師也祖云汝若如

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師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

△卷四云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孫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意數十人滿跡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行者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盤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乃至師禮謝退廻至嶺下謂衆人曰向時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乃至初名惡明以避師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遺過嶺南參禮六祖

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無門曰六祖可謂是事出急家老
婆心切譬如新荔支剝了殼去了
核送在脣口裏只要脣一嚙
頌曰
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不及兮休生
受本來面目沒處藏世界壞時渠
不朽

△殺者皮甲也噉者吞也衣鉢不動者如剝殺也不思善惡者如去核也正當乃至面目者如要噉也

△生受華嚴經第三十七云五根相對生觸觸對生受受後希求生愛

△受者領納之義

●風穴和尚傳燈卷十三云前汝州南院和尚法嗣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師未幾堂與尋詣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座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泉舉左手曰這箇即從闍黎又舉右手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曰請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拈拄杖打着老和尚真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南院曰闍黎幾時會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叙師資之禮自後應鴻仰之懸記出世衆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矣

(三四) 離却語言

風穴和尚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
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
啼處百花香

無門曰風穴機如掣電得路便行
爭奈坐前人舌頭不斷若向者裏

△同卷云問語默涉離微空曰此下有細書云肇法師寶藏論離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爲內心無所爲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機萬有不能機想慮不乘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離微也據入故名離約用故名微混而爲一無離無微體淨不可染無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無有故無無已上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野華香

△會元卷十一傳文煩多故畧不記會元不記

細書野華，作百華空日，共無障害。

△又寶藏論云：夫所以言離者，體不與物合，亦不與物離。譬如明鏡，光映萬象，然彼明鏡，不與影合，亦不與體離。又如虛空，合入一切無所染著，五色不能汚，五音不能亂，萬物不能拘，森羅不能雜，故謂之離也。所以言微者，體妙無形，無色無相，應用萬端，而不見其容，含藏百巧，而不顯其功，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然有恒沙功德，不常不斷，不離不散，故謂之微也。是以離微二字，蓋道之要也。六入無跡，謂之離，萬用無我，謂之微，微即離，離即微也。

△論之大意者，妙道之離，一切諸法名相而入，真如理中者，即離也。而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微，謂之微，這理不可將，語默犯境界。

△這僧謂若離語默，無由知離微，若涉語默，何不犯離微，畢竟如何是之意。

●長憶乃至鷓鴣啼，云云，憶即默也，啼即語也。此則語亦得，默亦得，之底意也。空曰：離得離微，則通不犯。

●鷓鴣之夜，切鳥名，所謂越雉也。一云：隨陽鳥也，出於南方，向日而飛，性畏霜露，早晚希出。

△雪堂行和尚拾遺錄云：圓悟在五祖為座元，有僧請益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因緣偶，佛鑑來悟曰：數兄可為，頌出，布施他，鑑即頌曰：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看，眼看仙人，真看仙人手中扇。

△空曰：仙人即離微，扇即犯不犯。

△無門批評風穴機如掣電，得路便行，此其所與已下至頌所奉也。空曰：風穴答話恰如法眼宗之風味，詩人羅客亦大愛。

見得親切，自有出身之路，且離却。

語言三昧，道將一句來。

頌曰

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

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

之吟之，然而不似風穴，氣性且又不用臨濟爽快之手段，故如無門代振，猶頭無門，勇氣可賞，却顯風穴者，大人也。豈守常法，兼專門哉。鷓鴣啼與師子吼，是別要，講風穴答處，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

●離却語言三昧，道將一句來，空曰：此則無門所振，猶頭，此本則題離却語言從此出。

△會元卷二十云：大滄普果禪師，法嗣潭州道林禪師，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不露風骨句，乃至大罔措，會元卷十五雲門偈禪師章云：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而今無門拈來，為此則頌謂風穴答話者，風骨句也。然其底意在于不露未語之處，先已分付了矣。所謂三級浪高，魚化龍也。轉結二句者，就此偈所謂，衆人尚拈，夜著水也。

△進步者，行脚之貌，口喃喃者，多言之貌，問答商量之意。

△空曰：頌之口喃喃者，反映評之離却語言之句，直令學人退步返照，雲門曰：汝亦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脚根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雪竇曰：江北江南向，他問一狐疑了，一狐疑此二句，與無門轉結二句符合，宜見合。

●仰山和尚傳燈卷十一云：前滄山靈祐禪師，法嗣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立旨後參滄山，遂陞堂與，乃至師盤桓，滄山前後十五載。

凡有語句學業無不頭伏，暨受滄山密印，領衆住王莽山，綠化未契，遷止仰山，學徒徒臻，萃乃至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接機利物，為禪宗標準，云云，然而不記此本則。

△會元卷九師章云：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

(三五) 三座說法

仰山和尚夢見往彌勒所安第三座

有一尊者白槌云今日當第三座說

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消滄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類聚第五說法門云。仰山寂禪師嘗云。夢見往彌勒所。五百聖堂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當第二座說法。山僧乃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其五百聖衆各自散去。

△大滄秀云。仰山依文解義。即不無忽然彌勒會中有箇作者。後見伊道摩訶衍法。便云。合取兩片皮。非唯止絕仰山。縱語亦免使後人夢中說夢。

△琅琊覺云。且道五百聖衆散去。是肯他。仰山是不肯他。仰山若肯他。仰山又辜負仰山。若不肯仰山。猶如平地上喫交山。僧今日不惜兩莖眉毛。與諸人註破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倘若舉似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天童覺頌云。夢中擁袖參香。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捷聲鳴。說法無畏。獅子吼。心安如海。騰量如斗。皎目淚流。蚌腸珠剖。讚語誰知。泄我機。履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摩訶衍此翻大乘類聚衍作演。只取普通而已。

法山乃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

無門曰且道是說法不說法。開口即失。閉口又喪。不開不閉。十萬八千。

頌曰

白日青天 夢中說夢
捏恠捏恠 誑諱一衆

△四句者一異有無是也

△百非者四句各出四句。謂一非一亦非一非一非非一異非異亦異亦非異非異非非異有非有亦有亦非有非有非有無非無亦無亦非無非無非非無也。以此四四十六句配當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則成四十八配之。已起未起二種。則成九十六。此合根本四句是名百非。

△空曰。舊註引楞伽起信等。以爲四句百非之所據。雖然學者却惑多岐。故今不引此等經論。若欲學者就其經論宜研究焉。

△評謂仰山賊意難窺也。捏恠者。捻聚也。恠者異也。奇也。此指青天白日。夢物語。本分上迷悟論也。●清涼大法眼等傳燈卷二十四云。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律師。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感化于明州鄞山。青王寺。師往預聽。衆究其微旨。復傳探世典。遊文雅之場。覺師曰。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立機一發。難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旣行。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因參探和尚。深問曰。上座何往。師曰。適過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乃至往。臨川州。收請住崇福院。乃至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乃至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乃至至師。緣被

(三六) 二僧卷簾

清涼大法眼。因僧齋前上參。眼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卷簾。眼曰。一得一失。

無門曰且道是誰得誰失。若向者

於金陵三座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
導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
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
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
根悟入者不可勝記乃至證大法眼禪師乃至
重證大智藏大導師云云

△會元卷十亦載師傳并此話

△東漸齊拈此話云上座作麼生會有云為伊
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
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
上座阿那個得阿那個失

△空曰傳燈會元共載拈語同作東漸齊然舊
註作齊恐是寫誤乎然類聚第十五作齊舊註
依之乎然從容錄卷二却作齊予從多數萬松
又道泥裏洗土塊此非但法眼南泉一日謂僧曰
夜來好風僧亦曰夜來好風泉曰吹折門前一
株松泉次謂一僧曰夜來好風僧曰是什麼風泉
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僧曰是什麼松泉曰一得一
失指簾話極有為人作
略二僧捲簾在當人分上自有兩條路子法眼
先與一仰仰定更無移改在法眼分上明暗相
參發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
諸方皆以離得失忘是非為上法眼走入是非
海裏得失坑中作活計蓋無得失人可以定天
下之得失萬松恁麼提唱也
有得有失諸人恁麼上來也有得有失唯深明
利害之端者可以較其損益這箇喚做現成公
案云云

△空曰萬松云現成公案即是法眼一得一失一
得一失為何現成公案看取天童覺頌頌云松
直棘曲鶴長息短義皇世

裏著得一隻眼便知清涼國師敗
闕處然雖如是切忌向得失裏商
量

頌曰

卷起明明徹太空太空猶未合吾
宗爭似從空都放下綿綿密密不
通風

人俱忘治亂其安也潛龍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無何祖禰西來裏許得失相半迷隨風而轉空缸載流而到岸箇中靈利
辨僧看取清涼手段

△空曰三復此頌此公案之工夫半過雖然如是直下承當始得

△空曰無門評及頌之意者所謂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底也得失者起於卷起故不如不卷起之頌意也法眼曰形於未實
生名於未名起無門亦然得失本來無形名故云綿綿密密不通風

●南泉和尚等傳燈卷六百丈惟政禪師章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道有
說似人底法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泉曰某甲即恁麼師伯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
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泉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師曰我太煞為汝了也

△空曰傳燈此處有重字有誤解且又能所混
合所以今予訂正其文字令通其意味

△會元卷三云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道有
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
某甲即恁麼和尙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
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尙說
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又出碧巖文有少異

△大滄詰云百丈只知瞻前不知顧後當時待
伊道某甲不會但云老僧亦不會百丈若下得
此一轉語非唯與南泉為宗匠亦乃與天下人

(三七) 不是心佛

南泉和尚因僧問云還有不與人說
底法麼泉云有僧云如何是不與人
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無門曰南泉被者一問直得揣盡
家私郎當不少

為宗匠。

△空曰，大滬有眼，振明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明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而今大滬之活眼睛，大似石頭之活手段。所以合書，以備工夫之一助焉。

△空又云：如上話頭者，百丈在，主位南泉在，賓位且似百丈不肯，不是心佛物，故以這箇事跡，不可直為本則，主意本則，意者南泉在，主位僧在，賓位而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為其主意，矣此則斷取古語而為己語，隨宜轉用，活法之體裁也。學者宜注意焉。

△又云：南泉尋常垂示，此不是心佛物。

△傳燈卷八師有時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歷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云：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趙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上問曰：適來上座，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會元卷三亦載之，又類聚第六示衆門同，第十一禮拜門等揭，此話是，故學者參得此話，親見南泉，豈但可謂趙州領得南泉意旨乎哉。

●描畫家私，描者初委，切凡稱量付度，曰描，又除也。家私者一家私財也。

●即當猶云：浮浪又如鈴咩。

●叮嚀，囑付也。又通作丁寧。後漢書云：丁寧者再三留神於此也。

●滄海變，謂年代久之形容詞也。

●龍潭吞空於師，嗣承大欲，有所明辨。師者依傳燈則石頭下也，依會元細書則馬祖下也。雖於洞濟兩宗，法脈上則無敢。

關係而於雲門法眼，二宗則大有關係故也。

△傳燈卷十四云：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俊。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損減，飲膳日減，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冢，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太曆中，抵鐘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擬得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誠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離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發輝其跡。後卜于荊州，當陽柴紫山，學徒依附，翬肩接踵，都人士女響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開于連帥，迎入郡城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察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顯我乃中肯綮。往哀請，肩昇而至。途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裕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座而拈之。裴公愈加歸向。

頌曰

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

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

(三十六) 久響龍潭

龍潭因德山請益，抵夜潭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外面黑。潭乃點紙燭，度與山擬接潭，便吹滅。山於此忽然有省，便作禮。潭云：子見箇甚麼道理？山云：某甲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龍潭陞堂云：可中有。

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云云

△同卷云荆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濟宮賣餅家子也未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靈監酒肆居天皇寺人莫測師家居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餽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陰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還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答師聞之頗隨玄旨因投出家悟曰汝昔崇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乃至德山問久暫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即休

△空曰會元卷七本文記載青山下二世石頭遷禪師法嗣荆州天皇道悟禪師云云青原下三世天皇悟禪師法嗣澧州龍潭崇信禪師云云而至細書忽然抹殺本文則取龍潭付馬祖下予今揭其太略以為永覺禪龍潭考之伏線

△會元細書畧云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遷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雲峯峯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為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悞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荆南城西天王道悟嗣馬祖此下出龍潭崇信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撰天王道悟碑云嗣法一人曰崇信一住荆南城東天皇道悟嗣石頭協律郎符載撰天皇道悟碑云嗣法三人云云空曰以此二碑文作證遂取龍潭為馬祖下也

△鼓山永覺禪師晚錄卷之下龍潭考云宋景德傳燈止載天皇悟嗣石頭而不知同時有二道悟一嗣馬祖住荆州城西天王寺一嗣石頭住荆州城東天皇寺歷考唐歸登撰南岳讓碑圭峯答裴相國宗越狀權德輿撰馬祖塔銘皆可據及後進觀顯所引丘玄素符載二塔銘載之益詳此無可疑者但丘銘中以龍潭信嗣天王悟此則不能無疑焉予嘗考雲峯師錄峯對國王自稱得先德山石頭之道又鼓山晏國師語錄序中亦稱妥為石頭五葉孫此二書在五代之際去龍潭不遠豈應遺忘其所自哉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一也又龍潭信家居荆州城東天皇巷以賣餅為業

日以十餅餽天皇和尚皇每食畢嘗留一餅曰吾惠汝以陰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還我其別有旨耶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答信聞之頗隨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係是服勤左右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二也又信一日問天皇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必要皇曰自汝到來未嘗不指示汝心要信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為汝低頭何處不指示汝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又一日問從上相傳底事如何皇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信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皇曰淺草易於長蘆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三也今此三段所證昭彰如是而丘玄素塔銘中以龍潭嗣天王何得獨異察知明是後人妄將崇信改入天王塔銘中以為爭端耳不然必將前三段所證之文一筆抹去而後可以成其說也

△類聚第十八餠餅門云天皇悟禪師因龍潭未出家時家為餅舖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

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峯頂上立君道在山遂取疏抄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辨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抄便燒於是禮辭無門曰德山未出關時心憤憤口悱悱得得來南方要滅却教外別傳之旨及到澧州路上問婆子買

枚上師師受已却留一餅與之云惠汝以隆子孫潭云是某甲將來何以返云惠汝師云是汝將來復汝何答潭因有悟入遂投出家

△佛國白云南岳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腹分餠餅為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鉤

△空曰佛國一頭足證龍潭之為石頭下矣
●德山空曰師傳於托鉢話畧揭了焉且於今詳其順序而於本則明其要領雖然好廣人者宜披傳燈卷十五會元卷七碧巖集第四則評等

●立君道在傳燈會元碧巖皆以君字而作吾字矣

●窮諸立辨乃至巨整此二句二十二字者整論之文也而今為燒疏抄用文

●心憤憤口排排論語卷四述而篇子曰不憤不啓不排不發云云朱子註云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排者口欲言而未

能之貌

●點心煎燈新話註云與點茶之點同義即少食鎮心也
△空曰蓋是臨時之間食也故或謂之胸臆也予昔四國遍歷之際於伊豫國見此樣子一家相集與茶之節投入少飯於茶碗中而添與茶之興恰如茶菓子謂之菓子或與道者而令點心也

●未肯向婆子句下死却謂德山雖未悟時勸婆子小悟所以未肯死却婆子別問宗師也

●點心婆云大德車子內是甚麼文字山云金剛經抄疏婆云只如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德要點那箇心德山被者一問直得口似匾擔然雖如是未肯向婆子句下死却遂問婆子近處有甚麼宗師婆云

●見他乃至澆殺此語若就事跡一應配當則火種者紙燭也澆殺者吹滅也若就見解配當則火種者德山當時教見也澆殺者龍潭直指也若就將來配當則火種者德山痛棒為人也澆殺者龍潭證明也共是龍潭所傳見不覺醜也

●冷地看來一場好笑此一句子則是無門問目入目之處也

●聞名乃至聞名此二句共共二師始終可見之矣先對德山倒句見之則自見德山今敗關面不如聞者高僧名自聞者教者名不如見今禪者面共抑揚也次對龍潭倒句見之則見面不如聞名者所謂久暫龍潭及爭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之意也聞名不如見面者所謂子親到龍潭乃至德山大悟禮拜之意也是亦抑揚句調也

●雖然乃至眼晴此二句抑揚德山謂雖得祖師鼻孔睛却方便教眼

●六祖因風等傳燈卷五云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乃至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颭剝簷聞二僧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未會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悚然異之翌日邀師入室徵風旛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

五里外有龍潭和尚及到龍潭納盡敗闕可謂是前言不應後語龍潭大似憐兒不覺醜見他有些子火種郎忙將惡水驀頭一澆澆殺冷地看來一場好笑
頌曰
聞名不如見面 見面不如聞名 雖然救得鼻孔 爭奈瞎却眼睛

師為是誰師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座下盧居士云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為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云云

△同卷印宗和尙傳云唐咸亨元年抵京師敕居大敬愛寺固辭往新豐謁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為傳法師云云

△又委載于六祖法寶壇經有志賢哲宜一覽焉
●剃幡剃者多用國義今用寺義所謂梵剃也幡者多用拭布義今用織義幡者旌旗之屬也翻之剃竿上報知轉法輪故云剃幡也

△迦葉經云若人造幡供養佛七寶從地涌出得供養十方三世之一切諸佛菩薩云云

△會元卷十七云黃龍祖心禪師法嗣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滄訪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風幡話久而不爽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迦無人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一失也師從是屏去閑緣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祇是這箇賊龍頷之

△同卷云黃龍南禪師法嗣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上座舉風幡話頌云不是風今不是幡白雲依覆覆青山年年老大潭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閒

●漏逗漏也逗暫留也漏逗猶云漏秘密告他人即忘却利害意折祖師婆心
●馬祖因大梅問等傳燈卷七云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

(二十九) 非風非幡

六祖因風颺剃幡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

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于大梅山鄞縣南七十里梅子真舊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探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尙在此山來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出師有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過之猶不顧鄞人那得苦追尋大寂問師住山乃令一僧問云和尙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曰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祖祖云大乘梅子熟也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乃至龐居士問師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云爾向什麼處下口士云與麼則百雜碎也師云還我孩子來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悚然

無門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動甚處見祖師若向者裏見得親切方知二僧買鐵得金祖師忍俊不禁一場漏逗

頌曰

風幡心動 一狀領過
只知開口 不覺話墮

△會元卷三與傳燈少有文章前後文字多少相異不有大害學者若有餘力一讀亦可也矣
△傳燈已揭絕句會元作之律詩所以復記于茲以為古昔禪者兼優文雅之一證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過之猶

不願那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
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
居

△空曰即心即佛之語不唯馬祖石頭亦有此
語傳燈卷十四師章云師一日上堂曰吾之法
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
心即佛云云

△大智得頌云現成公案沒商量苦水寒不
覆藏保護即心心即佛眉間日夜放毫光又云
一棒一痕知痛痒即心即佛沒商量塵理三尺
吹毛劔夜夜神光射斗傍

然雖如是大梅等空曰無門反案來誠入認
奴作即雖然此豈大梅罪乎哉即心是佛則是
馬祖答話也

△會元卷三云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自大寂去
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語誦誦不已且
謂佛于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
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劔去遠矣爾方刻
舟空却推功大梅

趙州因僧問等傳燈卷十師章云有僧遊五

(三) 即心即佛

馬祖因大梅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
是佛

無門曰若能直下領略得去著佛

衣喫佛飯說佛話行佛行即是佛

也然雖如是大梅引多少人錯認

定盤星爭知道說箇佛字三日漱

口若是箇漢見說即心是佛掩耳

便走

頌曰

青天白日 切忌尋覓

更問如何 抱賊叫屈

(三二) 趙州勘婆

趙州因僧問婆子臺山路向甚處去

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

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州州

云待我去與爾勘過這婆子明日便

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歸謂衆

曰臺山婆子我與爾勘破了也

無門曰婆子只解坐籌帷幄要且

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
直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舉似師師
云待我去勘破這婆子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
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師便去婆子云
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云我爲汝勘破這婆
子了也細書立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
也恁麼道什麼處是勘破婆子又云非唯被趙
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會元卷四師章亦載此話文字多少相違謂
有好箇師僧等語意不相違

△類聚第九尼女門云趙州諗禪師因五臺山
下有一婆子接待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處去
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
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爲勘過這
婆子明日師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對師歸
乃陞堂爲衆云臺山婆子我爲勘破了也

△琅琊覺云大小趙州去這婆子手裡喪身失
命雖然如是錯會者多

△大滄語云天下禪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
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顯汗馬功高

△禾山方云一人從苗辨地一人臨崖不悚諸人要識趙州麼良久云關市裏虎

△慈明圓頌云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

△黃龍南頌云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難

△淨照臻云趙州勘破老婆禪語默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參學者剛於岐路走如煙

△少林通云趙州勘破語難過無限平人走似梭日暮臺山空寂寂至今猶未絕語訛

△雲蓋昌云臺山路上老婆禪直教人好進前願得趙州親勘破從茲四海路平然

●偷營劫寨等營陣營也寨寨也城柵也

●世尊因外道問等碧巖集第六十五則評云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或道無言便是又何消祖師西來作什麼只如從上來許多公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這一則公案話會者不少有底喚作良久有底喚作據坐有底喚作默然不對且喜沒交涉幾會摸索得着來此事其實不在言句上亦不離言句中

著賊不知趙州老人善用偷營劫寨之機又且無大人相檢點將來二俱有過且道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

頌曰

問既一般 答亦相似
飯裏有砂 泥中有刺

(三三) 外道問佛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座外道贊歎云世尊大慈大

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具禮而去

阿難尋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贊歎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無門曰阿難乃佛弟子宛不如外道見解且道外道與佛弟子相去多少

頌曰

劔刃上行 冰稜上走
不涉階梯 懸崖撒手

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看他外道省悟後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道是箇什麼天衣懷和尚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谷吹毛匣裏冷光寒外道天魔皆拱手百丈常和尚參法眼眼令看此話法眼一日問個看什麼因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個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住個擬向良久處會那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衆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歌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翠岩真點胸拈云六合九有青黃赤一一交羅外道會四維陀典論自云我是一切智人在處索人論議他致問端要坐斷釋迦老子舌頭世尊不費纖毫氣力他便宜去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作麼生是大慈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世外道雙眸貫五天鴻山真如拈云外道懷藏至寶世尊親為高提森羅顯現萬象歷然且畢竟外道悟箇什麼如逐狗逼牆至極則無路處他須回來便乃活潑潑地若計較是非一時放下情盡見除自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乃至雪竇頌云機輪會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今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

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喚得回，鳴指三下。

●鞭影雜阿含經云：比丘有四馬一鞭影，即驚悚隨御者，意二觸毛，後如驚三觸肉，四微骨肉方覺。

●劍刃冰稜禮記中庸云：白刃可蹈也。

△詩經云：如蹈薄冰。

△此等語皆危險之形容譬喻言辭也矣。而今外道亦然，於有言劍刃上無言冰稜上橫行奔走，不屬不隨，撥機快意樂，此即外道大悟消息也將至此者不涉，有無是非之階梯撒手，萬勿懸崖一超直入如來地也。謂之良馬見鞭影。

●馬祖因僧問等傳燈卷六馬祖章云：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云云。

△會元卷三亦載之。

△同卷馬祖法嗣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上堂云：即心即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

△大智燭頌云：非心非佛話頭翻四海，禪流著眼難，跳得筌筴唇外出，何妨赤脚踏刀山。

△永明壽禪師宗鏡錄卷二十五云：問如上所說即心即佛之旨，西天此土祖師同詮，理事分明，如同眼見云何，又說非心非佛，答即心即佛，是其表詮，直表示其事，令親證，自心了見性，若非心非佛，其遮詮即護，遮非去疑，破執，奪下情見，依通意解，妄認之者，以心佛俱不可得，故云非心非佛云云。

△空曰宗鏡且寄放相，即心即佛，以配表詮，非心非佛，以配遮詮，而令學者易解，可謂微因婆心，然而一得一失之弊，害者古今一申，所不能免，法出奸生者是也，今當拈提此則果要遮詮。

表詮之義解也，否。
●逢人且說三分，未可全施，一片楞嚴合轍卷二云：該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云云，無門今取此句，畧其文字，而令調句，協韻，此句根源則是陳孔章告魏文帝軍法之語也，軍法本要秘密，故說十分中之三分也，禪學亦然，專要學人自知自得，故諱多言，如馬大師有時，即心有時，非心有時，不是心終不以常法與人。

佛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曰非心非佛
(三三) 非心非佛
無門曰若向者裏見得參學事畢

●南泉云心不是佛等空曰傳燈會元南泉章共不載此話，會元卷三東寺如會禪師章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禪林類聚卷六示衆門云：南泉示衆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頌曰
路逢劍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
逢人且說三分，未可全施一片。
(三四) 智不是道
南泉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無門曰南泉可謂老不識羞，纔開臭口，家醜外揚，然雖如是，知恩者少。

△鼓山珪頌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是盤利阿師，終不回頭轉腦。

●天晴雨下此二句者，示本則二句底意，第三句者，示說法無遺，第四句者，令學者信法，信者打破疑團也。

●五祖問僧云：等師者白雲端，法嗣五祖法演。

頌曰
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

和尚也傳載于會元卷十九焉然而不載此話
正燈錄卷六載之師示此話普融知藏在五祖
會中參此話有契呈偈云二女合為一媳婦機
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
時路

△此頌出于正燈錄矣

△正燈錄卷六之五祖演章記云頌說離魂記
云張鑑或作張鑑家于衡陽幼女倩娘端妙絕
倫鑑外甥王宙美容範鑑嘗戲曰後當以小女
妻君會鑑有貴僚之選欲求適之女聞不樂宙
亦悲恨請赴上國登舟數里夜半岸上有一人
冉冉而來乃倩娘也宙喜甚其夜遁去倍道入
蜀居數年生二字倩思其父母曰吾昔不能相
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宙曰無苦遂命舟楫俱歸
衡陽至州郭宙先詣鑑拜謝女以恩義見奔鑑
愕然曰何女也宙曰倩娘也鑑曰倩娘病在閨
中數年宙曰見在舟中鑑促使驗之見倩娘在
舟中疾走報鑑家人以狀告室中女女喜而起
笑而不言倩娘下車家中女出迎翕然二形合
為一體鑑曰自宙行女不言常如醉狀信知神

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三五) 倩女離魂

五祖問僧云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
無門曰若向者裏悟得真底便知
出殼入殼如宿旅舍其或未然切
莫亂走驀然地水火風一散如落
湯螃蟹七手八脚那時莫言不道
頌曰
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萬福萬福，是一是二。

魂去耳女曰實不知身在家初見宙拖恨而去
某以睡中若惶走及船亦不知去者為身耶住
者為身耶

△剪燈新話上聚景園記云清河張鑑季女倩
娘鑑嘗許外甥王宙為妻既而悔之欲嫁貴僚
之賢者女聞之鬱抑宙亦深恨赴京師至山郭
半夜忽聞有人行聲問之乃倩女也遂匿於船
至蜀凡五年遂與還歸既至宙獨先到鑑家謝
其母鑑曰吾女何在問中何其說宙曰見在舟中鑑使人驗之果然使者還報室中病女聞而喜起出相迎合為一體

(三六) 路逢達道
五祖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
道將甚麼對。
無門曰若向者裏對得親切不妨。

△空曰此則抄著那箇是真底而令學者悟入故評亦曰若向者裏悟得真底便知出殼入殼如宿旅舍若欲一應知其安
區別須見勝伽等經起信等論雖然再應究之真即安安即真故云真安不二志公曰真安本來不二凡夫棄安覓道三祖
曰欲越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永嘉曰不除妄想不求真澄觀曰真妄物我舉一全收雖然未得箇入頭處而
只亂說不二圓通却是增上設之徒也所以龍牙曰學道先須有悟由無門曰其或未然切莫亂走學者須親參究

雲月是同，初句所觀二句能觀真理雖一迷悟異觀波羅提尊者曰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是也三四句者若
知真底倩女未離魂一是萬福也倩女已離魂二是萬福也

△傳燈卷二十九載香嚴巖燈大師智閑頌十九首其中第十一謂道頌云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真將語
默對

△禪門諸祖師偈頌下之上亦載十九首

△會元卷七雪峯存禪師章云僧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
△傳燈卷十三首山念禪師章云僧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管爾三千界
△會元卷十一首山章云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管爾三千界曰與麼則目覩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追

○攔腮劈面拳攔落干切音鬧遮也腮蘇來切音總又作頤頰也劈普擊切音霹裂破也
○趙州因僧問等傳燈卷十師章不載此話會元卷四師章載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

△空曰此僧不及教者見識教者尚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曰青青翠竹盡是其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然反此僧不知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借哉趙州拈弄與奪自在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吞空又曰學者最初要有人境兩俱奪之時節而更要有人境俱不奪之時節若未透得最初一關假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亦是摸象而已若未透得第二門關遂墮消然機矣古人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又道萬象之中獨露身雙
○言無云云此頌洞山守初禪師作揭於麻三斤話冠註此話與麻三斤伯俶

慶快其或未然也須一切處著眼
頌曰
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
攔腮劈面拳 直下會便會
(三七) 庭前栢樹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五祖曰譬如水牯牛等此亦法演和尚垂示也牯公戶切音古大牛也牝牡共通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之故云水牯牛

○窓櫺郎丁切音靈即今人闌楯下爲橫欄說文云櫺間子也自此字義考之窓櫺則云人所住明窓所以或師云過窓前大牛或自無門頭考之窓櫺猶如牛欄從來譬說則雖如不強要穿鑿而爲初學欲盡蛇足勿笑勿怪此即吞空之老婆餅也此話要領到後自然現前而今且用遮情表德之判欲開雙關先約遮情則以尾巴而爲愛欲云羅殺一點之無明亦是愛欲微細之分子也法華經云如犛牛愛尾以貪愛自弊是也然而斷除感業始自盡重次第至微細所以頭角四蹄先過雖然尾巴未過未過者不能知已過者舉足下足大須慚愧阿難七夢經云訖栗枳王夢一大象閉在室中唯有小窓於室內出得大身猶闔小尾以問世尊世尊答曰此表釋迦弟子捨世棄出家如擲身出食著名利如闔小尾云云嗚呼予等被照佛眼豈不慚愧乎豈不恐懼乎若發慚懼則頓截斷愛尾

無門曰若向趙州答處見得親切
前無釋迦後無彌勒
頌曰
言無展事 語不投機
承言者喪 滯句者迷
(三八) 牛過窓櫺
五祖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
無門曰若向者裏顛倒著得一隻眼
眼下得一轉語可以上報四恩下

斷之利刀四十八則雙若迷多岐不得便宜參無佛性話可也參放下著話可也已上略示遮情次約表德唯此尾巴子不得名不得姓所以達磨不識二祖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得所以隨處自在到處稱尊因甚麼過不得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世界境時這箇不壞不逢這箇不離這箇直是甚奇怪不可認常盤星故云顛倒著眼。下語顛倒者倒行此令也雖然如是未得尾巴者爭得下語所以無門曰其或未更須照顧尾巴始得已上畧示表德上來且假遮情表德二義雖畫蛇足從來吾王庫中無如是刀謂之無明謂之真如畢竟傍語而已無明是什麼物真如是什麼物是一是二者些尾巴子直須回光返照識得尾巴如壁應鹿豈但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哉入佛入魔度度亦何難乎

資三有其或未更須照顧尾巴始得
頌曰
過去墮坑塹 回來却被壞
者些尾巴子 直是甚奇怪

△四恩者一國王恩二父母恩三寶恩四衆生恩也若委委悉宜見心地觀經正法念經等矣
△三有者一欲有即欲界也二色有即色界也三無色有即無色界也所以三界以爲三有者三界都以為有漏也又一說者三有即是三界二十五有之畧稱也二十五有者頌云四洲四惡趣六欲并梵天四禪四空處無想五那含
△過去云云此二句者云錯尾巴用處示偶逆境決心都於平時而作大言壯語者却臨變時而懷恐怖者也故禪學示允
△雲門等師傳已揭於洞山三頓話
△傳燈卷十九不載此話
△會元卷十五記載此話

張拙秀才語會元卷六石霜諸禪師法嗣張拙章云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
覺巧尙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緣動被雲遮斷
除煩惱重增病越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望得涅槃生死等空花
●死心拈等師嗣晦堂祖心心嗣黃龍慧南師傳載于會元卷十七然而不載此拈語
△會元卷二十隋州大洪老禪祖證禪師章云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
△空曰老禪祖證者無門之師翁也故似無門頌者自此鮎魚上竹竿之句來
●人天舊註云人者名義二摩晃舍喃大論此云人法苑云人者忍也於遠順情能安忍孔子曰人者仁也禮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周書云惟人萬物之靈孔安國云天地所生惟人爲貴
△天者名義二提婆此云天法華疏云天者天然自然勝樂勝身勝故論云清淨光潔最勝最尊故名爲天苟非最勝之因豈生最勝之處言最勝因者所謂十善身三口四及意三行由其三業防止過非有順理義即名十善以茲十善運出五道故此十善名云天乘
●鴻山和尚傳燈卷九云百丈懷海禪師法嗣潭州鴻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

(三九) 雲門話墮

雲門因僧問光明寂照徧河沙一句未絕門遽曰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後來死心拈云且道那裏是者僧話墮處無門曰若向者裏見得雲門用處

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之入室
遂居參學之首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
百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
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
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
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
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
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
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
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瀉山可
乎對云瀉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
住百丈云何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
居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對
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問云
此人如何頭陀令響款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
不可又令喚典座來頭陀云此正是瀉山主也
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瀉山勝
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閉之
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
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云

孤危者僧因甚話墮堪與人天爲
師若也未明自救不了

頌曰

急流垂釣 貪餌者著

口縫纜開 性命喪却

(罕) 趨倒淨瓶

瀉山和尚始在百丈會中充典座百
丈將選大瀉主人乃請同首座對衆
下語出格者可往百丈遂拈淨瓶置
地上設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

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
木樛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曰淨瓶百丈笑
云第一座輪却山子也遂遣師往瀉山是山峭
絕無人煙師猿猴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
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
慶寺和國裴休嘗咨玄奧緣是天下禪學若稱
漢焉

△細背云司馬頭陀參禪外蘊人倫之鑒象窮
地理諸方捫院多取決可

△會元卷九瀉山章云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
百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瀉是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
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
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花林覺
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
響款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又令喚師師時爲
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瀉山主人也云云
○典座事苑第八云按僧史謂典主牀座九事
今舉一色以攝之迺通典雜事也今禪門相沿
以立此名

甚麼首座乃云不可喚作木樛也百
丈却問於山山乃趨倒淨瓶而去百
丈笑云第一座輪却山子也因命之
爲開山

無門曰瀉山一期之勇爭奈跳百
丈圈圓不出檢點將來便重不便
輕何故響脫得盤頭擔起鐵枷

頌曰

颺下箴籬并木杓當陽一突絕周
遮百丈重關攔不住脚尖趨出佛

●首座事施云首座即古之上座也梵語悉替那此云上座乃至古今立此位皆取其年德幹局者充之今禪門所謂首座者即其人也必擇其已事已辨衆所服從德業兼備者充之

●圓圖圓渠篆切音卷畜獸開圖胡對切音闕即門闕也空曰圓圖者圍物義

●達磨而壁二祖立雪等傳燈卷三初祖章云昔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密迹因試令與二兄弟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竺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表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乃至師恭東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曾廢闕遠尊者願世遠演化本國乃至師心念震旦

如麻

(罕一) 達磨安心

達磨面壁二祖立雪斷臂云弟子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爲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爲汝安心竟

無門曰缺齒老胡十萬里航海特特而來可謂是無風起浪末後接得一箇門人又却六根不具噴謝三郎不識四字

頌曰

西來直指 事因囑起
撓聒叢林 元來是爾

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乃至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乃至潛廻江北乃至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效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牆真閉誨勵乃至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暹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難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動苦光聞師語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途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云云

●缺齒老胡等傳燈錄云時魏氏奉釋禪傳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觀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蜂起師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善心教加毒藥云云

△願爲毒藥傷口缺齒乎

●謝三郎不識四字謝三郎者輕蔑老胡之辭不識四字者不立文字之微意也

●世尊昔因等事苑第五載諸佛要集經云文殊尸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尸利到諸佛集處有二女人近彼佛座入三昧文殊尸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座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尸利汝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尸利彈指覺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

(罕二) 女子出定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

覺捉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神足動三千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尸利白佛言，我不令覺是時佛放天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蓋，即時從下方來到佛所，頭面禮足，一而而立，佛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女從三昧起，文殊尸利白佛，以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尸利，汝因此女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故，汝不能令覺。

△華嚴經云，有勝三昧名，方網菩薩住此廣開示一切方中，普現身，乃至善女身中入正定，善男身中從定出，善男身中入正定，比丘尼身中從定出，云云。

◎三昧此云正定及正受，正定則有不亂之德，正受則有憶持之能，亦云等持。

◎那伽此翻龍，坐禪儀相恰如龍，蟠屈中故云那伽大定，又此方云蛇，印度謂之那伽，蛇者屈曲不正之物也，然入之竹筒，則正直而不動也，如是人者，貪瞋散亂之物也，入之禪定，離念清靜也，吞空稍得便宜，直畫蛇足，可謂習氣未斷。

各還本處，惟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遠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一十二億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禮拜世尊，世尊勅罔明，却至女人前，鳴

矣

△覺範林間錄下載云，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叢林，商略甚多，自非道眼明白，親見作家，莫能明也，大愚老禪師每問僧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爲什麼出，此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下方，而至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乃自對曰，僧投寺裏，宿賊入，不慎家子滋愛其語，作偈記之，曰，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上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替罔明，文殊雲菴和尚見之，明日升座，用前話，乃曰，文殊與罔明見處有優劣也，無若言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大眾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別，良久曰，不見道，欲識佛性，當觀時節，因緣亦有，偈曰，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渠儂得自由，會元卷三云，馬祖法嗣袁州楊岐山頭叔禪師，乃至禪月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問，指師曰，會麼，師曰，不會，師曰，某甲參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師曰，渠儂得自由。

指，一下女人於是從定而出，

無門曰釋迦老子做者，一場雜劇，不通小小，且道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人定，不得罔明初地菩薩爲甚，却出得，若向者裏見得，親切業識忙忙，那伽大定。

頌曰

出得出不得，渠儂得自由，神頭并鬼面，敗闕當風流。

◎芭蕉和尚會元中有六芭蕉謂芭蕉清芭蕉微芭蕉過芭蕉圓芭蕉開芭蕉蓮是也然其傳中不載此話所以不詳爲何芭蕉雖然古來傳說多指最初芭蕉矣最初芭蕉山慧清禪師者新羅之人也嗣法南塔湧湧嗣仰山

△類聚第十六杖笠門云芭蕉清禪師示衆云備有拄杖子我與備拄杖子備無拄杖子我奪却備拄杖子

△真淨和尚云備有拄杖子我奪備拄杖子備無拄杖子我與備拄杖子

△大滄詰云大滄即不然備有拄杖子我奪却備拄杖子備無拄杖子我與備拄杖子大滄既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後令若也不得且還本主

△開福事云覺海大似量才補職度脚買鞋要見色蕉還應未可新報慈即不然備有拄杖子我與備拄杖子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備無拄杖子我奪備拄杖子思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或有人問離此二途如何是報慈拄杖子良久云如今卓向須彌頂六臂三頭未許看

篋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

頌曰

拈起竹篋 行殺活令

背觸交馳 佛祖乞命

(四四) 芭蕉拄杖

芭蕉和尚示衆云備有拄杖子我與備拄杖子備無拄杖子我奪備拄杖子

無門曰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

△法石空曰要識芭蕉用處麼更將歸去夢說與欲行人

△天童覺云備有則一切有備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春關芭蕉甚事正恁麼時作麼生是備拄杖子

△投子青頌云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聽崑崙說往還

△保寧勇頌云備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憐黑漆光生底盤著千門萬戶開

△正覺逸頌云芭蕉示衆世無降與春縱橫不易親雨散雲收何處去空令遊子淚沾巾

△扶過云云空曰此評頌亦有來由傳燈卷二十一云玄沙和尚法嗣睦龍山和尚上堂舉拄杖云三十年住山得此拄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路過嶺東拄西拄

◎東山演師祖曰等東山者五祖山也演者法演和尚也無門者法演五世孫也故稱師祖謂無門嗣月林觀觀嗣老禪證嗣大滄果果嗣開福寧寧嗣五祖演演嗣白雲端端嗣楊岐會

△釋迦彌勒等妙二覺雖尊只是修成始覺故比本覺自性猶是他奴故云報化非真作麼生是盡歸不爲木尊貴生勿向他法身邊求無門頌其謂之乎

△會元卷十九五祖演章不載此話正燈錄載焉
△演舉此話時開聖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然其語時圓悟爲座元祖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

若喚作拄杖入地獄如箭

頌曰

諸方深與淺 都在掌握中

撐天并拄地 隨處振宗風

(四五) 他是阿誰

東山演師祖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

好恐失實，不可放過。更於語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祖云：道什麼？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為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

△已上略抄大慧武庫。

◎古德云：百尺竿頭，燈卷十長沙章云：師遣一僧問：同參，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廻舉似師，師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胡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

△會元卷四師章全，移傳燈文來而已，只作祇有一字，異耳矣。空穿鑿如是。

△類聚第十七骨董門云：長沙岑禪師令僧問：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會良久，僧云：見後如何？會云：不可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

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胡州山澧州水，僧云：不會。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裏。

△無用全云：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舉，即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舉，竟如何？洗骨換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

△石霜和尚傳載：傳燈卷十五會元卷五焉。然而兩書共不載本則語話，蓋其無門別有所見乎而今利用，餘白少記。師傳以備學者參考。傳燈錄云：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年十三依洪井西山紹靈禪師落髮。二十三歲岳受具，就洛下學毗尼之教。雖知聽制終為漸宗，迺抵大潁山。法會為米頭，一日師在米寮內篩米，潁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潁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撒，這箇什麼？處得來師無對。潁山又云：莫欺道一粒米，百千粒從道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道一粒生，未審道一粒從什麼處生。潁山呵呵笑，師方丈。

晚後上堂云：大柴米裏有蟲，師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曰：添淨餅水，著吾却問。師汝道來問什麼？師乃舉前問，道吾便起去。師從此省覺云云。

○噫！所嫌切音沙聲變也，又氣逆也，又聲敗也，空曰今者入力聲也，又多言微也。

且道他是阿誰，

無門曰：若也見得他，分曉譬如十字街頭撞見親爺相似，更不須問別人道是與不是。

頌曰：別人道是與不是，

頌曰：

他弓莫挽，他馬莫騎，

他非莫辨，他事莫知。

（聖六）竿頭進步

石霜和尚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又古德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

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無門曰：進得步，翻得身，更嫌何處，

不稱尊。然雖如是，且道百尺竿頭，

如何進步？

頌曰：

瞎却頂門眼，錯認定盤星，

拚身能捨命，一盲引衆盲。

●諸却乃至來官頂門眼者等第一義定盤星者第二義抑下石霜長沙轉句云進步師學共合故至結句一官師引來官學人也

●兜率悅和尚會元卷十七云寶峯文禪師法嗣陸興府兜率從悅禪師潁州熊氏子初首乘于道吾傾數語調養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雖剖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爾但向尿臭處處參取師依教即請洞山深領與旨復謂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泊乎陸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鹿苑乃至後嗣真淨乃至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爾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番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誠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道使持祭且曰老師子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于龍安之乳峯蓋真寂禪師

△大慧武庫云兜率悅和尚首乘於廬山棲賢時洪帥熊伯通請住龍安兜率悅設三關以問學者一曰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爾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什麼處去無盡有二頌酬之其一曰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真對會參同會首從來孝子諱姓名其二曰人間鬼使符

(罕七) 兜率三關

兜率悅和尚設三關問學者

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處
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
時作麼生脫 脫得生死便知去處

來取天上花冠色正姿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閱老等閑知其三日鼓谷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汲汲衣碧霞紅夢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

●四大分離 圓覺經卷二第三普眼菩薩章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乃至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

△空曰欲解經義則開經文如今只記事跡一端而已欲見公案放下經見來空今一言四大分離一句在經見性已前方便觀也在此見性已後受用三昧也東家盧西家馬錯錯

△見性論見性即是明心與性者異名同體猶云眼目佛祖大道唯一無二只論見性耳矣謂之以心傳心法門世尊昔年於檀特山十二月八日明星出時見性成佛時年三十矣爾來說法度生四十九年未後以見性法傳大迦葉四七相承至于達磨達磨以此傳可大師則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心印也可大師之立雪斷臂唯為此法而已南岳讓公八年工夫唯證什麼物恁麼來磨打牛為傳此法而已故古人道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藥山和尚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古人所望只這箇耳臨濟三年不離僧堂更喫黃檗三頓痛棒畢竟何為未審佛法有多子否

四大分離向甚處去

無門日若能下得此三轉語便可
以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其或未然
麤食易飽細嚼難飢

頌曰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即如一

雪峯三到投子九至洞山爲心頭未穩在也長慶一坐二十年坐破七箇蒲團唯爲此事耳矣今人不省古人之於水邊林下樹下石上長坐不臥不惜身命但開擊竹悟道桃花悟道下

今如今觀破箇一念觀破如今觀底人

大悟忽然大悟不知其所從來而爲易易之想欲以輕心慢心而得此道豈非卒爾乎哉況於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之大錯也耶睦州陳尊宿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雲門和尚曰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頭處遇著本色敲豬狗手脚不惜性命又曰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真一似落湯鷄脚手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百丈大師曰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玄沙和尚曰汝諸人但能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有人問師靜上座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歸伏之方願垂示師師靜答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空自少年常參古人得此垂示如飲甘露三祖大師曰歸根得旨隨照失宗則此意也兄弟彼此未了須了專一工夫了此不難當工夫時拈提公案是其徑路而此究率三關即是徑路中之徑路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處速道速道

△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時作麼生脫空今舉例傳燈卷二十一云玄沙和尚法嗣契如庵主因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口恁麼即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耶耶空曰此僧情量不見庵主脫洒抱賊叫屈諸君又作麼生

△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處去空亦舉例會元卷四云僧問趙州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石頭大師曰四大性自復如子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空曰此只引證四大而已勿錯常盤星

△無門評頌一串三關而以盡細還分爲三頌之起承二句明第一關轉結共安觀破二字以明後二關帶過法執悟透邊

過二光三病可謂句至意至矣

乾峯和尚師洞山大師傳燈卷十七師傳不載此話會元卷十三師傳載此話文有少異意無相違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此句榜嚴卷五世尊示阿難偈也薄伽梵者佛異稱有翻家翻之能破無翻家云具六義六義者熾盛端嚴名稱吉祥尊貴也涅槃者離有種種名義今指佛境界二句意同法花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若依教義法花三昧首楞嚴三昧以爲路頭此

乾峯和尚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處處峯拈起拄杖劃一劃云在者裏後僧請益雲

此僧請益雲門底意雲門久隨乾峯能知家風故也

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踔跳上三十

△三十三天者在須彌頂帝釋者三十三天之主也此等事者印度古來傳說也

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

△無門評善言盡二師爲人手段古人道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今因此意

棒雨似盆傾

△傳燈卷十四藥山章師示朗州刺史李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云空曰此示自行前云化他選之擇

無門曰一人向深深海底行巖土

△空又曰大凡自行時節必有盡高盡深殺佛

揚塵一人於高高山頂立白浪滔

殺祖，大用現前，然而直爾以此而作，化他，法堂前草深，一丈恰如易天地否卦，所以世尊起，寂滅場，赴波羅奈，今然，所以海底揚塵，山頂翻浪，恰如易地天泰卦，二師用處無門，着目共睹，感服如云：把定放行各出一隻手，一應似分二師，再應二師各然，把定中有放行海底揚塵，放行中有把定山頂翻浪，馳子競爭如眼前見相撞著，而無勝負。

△世上應無直底人，着卓上二師也，直或作真，然時世上之人如做，鑿鑿舍女妄，做二師影象，恰如鸚鵡，應無真底人之意也乎。

△正眼已下至頌，無門自立本分，位地抑下二師，其實則意卓上也。

⑦未舉步時先已到，此句頌乾峯自在者裏，語思起未舉步，語先已到者乾峯答處云：不涉漸次階級。

⑧未動舌時先說了，此句頌雲門自拈起扇子，甲起未動舌，語先說了者云：不涉迂迴，當機觀而隨處自在消息。

⑨直饒著著在機先，此句與奪二師直饒者初

天把定放行各出一隻手，扶豎宗乘，大似兩箇馳子相撞著，世上應無直底人，正眼觀來，二大老惣未識路頭在。

頌曰

未舉步時先已到，未動舌時先說了，直饒著著在機先，更須知有向上竅。

從上佛祖垂示，機緣據欵結案，初無剩語揭翻，腦蓋露出眼睛，肯要

與後奪之虛字也，著著在機先，固基始終行先手也，二師手段亦然，而以結句奪此。

⑩更須知有向上竅，竅者穴也，即是環中虛白處也。

△會元卷十三乾峯章，師曰：法身有二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

△今奪乾峯刀逼乾峯。

⑪無階級可升，傳燈卷五青原行思禪師章云：師問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云云。

⑫玄沙道無門等，會元卷七玄沙備禪師章，師上堂曰：佛道閑曠也，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云云。

⑬白雲道明明等，會元卷十九白雲端禪師章，不載此語，蓋其無門別有所見。

⑭赤土搽牛欄，爛者乳也，此事於印度者至極。

諸人直下承當，不從佗覓，若是通方，上士纔聞，舉著便知落處了，無門戶可入，亦無階級可升，掉臂度關，不問關史，豈不見玄沙道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又白雲道明明知道只是者箇為甚麼，透不過，恁麼說話也是，赤土搽牛欄，若透得無門關，早是鈍置無門，若透不得無門關，亦乃辜負自己，所謂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明得

尊重之禮也恰如支那之禮也雖然今非取印度禮儀猶云泥裡洗土塊意味也

所謂涅槃乃至難明所謂者引出古語之辭也此二句者異淨和尙之語也大慧禪師正法眼藏上記焉涅槃心所謂根本智也差別智所謂後得智也猶如創業守成又如鳥兩翼如車兩輪何作難易據擇然涅槃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前心難而無門云後心難各各所望不同但於用處且為最耳矣此空最後老婆心也熟讀此註者空之兄弟也

△吞空日既註無門關了而授貝葉書院然以舊本皆有已下文章貝葉主人切乞今本亦有已下文章因復認之畧加註釋送焉

差別智家國自安寧昔紹定改元
解制前五日楊岐八世孫無門比
丘慧開謹識

無門關卷終

禪箴謂癡禪病之箴也然而欲委此箴意味不得不著別記諸君且待他日今但述其大意

循規自縛如小乘行者受律縛縱橫魔軍暗證狂禪所謂禪天魔也存心邪禪六祖所呵漸行至南宋末臨濟門徒指為曹洞不宜洞濟兩宗俱是六祖門下難兄難弟也恣意忘緣瞎睡禪坑墮在鬼窟裡矣惺惺不昧恰如七村裏之土地善惡有漏因果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佛見法見如王老子所呵念起則是妄想兀然習定恰如牛頭未見四祖馬祖未見南岳等時進退與不進退活用其時莫失轉路

禪箴

循規守矩無繩自縛縱橫無碍外道
魔軍存心澄寂默照邪禪恣意忘緣
墮落深坑惺惺不昧帶鎖擔枷思善
思惡地獄天堂佛見法見二鐵圍山
念起即覺弄精魂漢兀然習定鬼家
活計進則迷理退則乖宗不進不退
有氣死人且道如何履踐努力今生
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

黃龍三關會元卷十七云石霜四禪師法嗣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乃至師室中常問僧曰

黃龍三關

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子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會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吃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空曰此本文者宗壽頌出黃龍三關以讚無門

摸得云云碧巖錄八十九則云雲岩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岩云我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岩云偏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煞道只得八成岩云即兄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雪竇頌云偏身是通身是云云

△從容錄五十四則亦同宏智頌云偏身何似

我手何似佛手摸得枕頭背後不覺大笑呵呵元來通身是手

我脚何似驢脚未舉步時踏著一任四海橫行倒跨楊岐三脚

人人有箇生緣各各透徹機先那吒折骨還父五祖豈藉爺緣

佛手驢脚生緣非佛非道非禪莫怪無門關險結盡衲子深冤

瑞巖近日有無門撥向繩床判古今凡聖路頭俱截斷幾多蟠蟄起雷音

通身是云云

△空曰傳燈會元統要俱為道吾問而文各各少異予與雪竇宏智

倒跨云云空曰無門者楊岐派之人也故有此句謂踏黃龍頭上而跨楊岐三脚即是五帝三皇是何物之意也

那吒云云有云那吒太子還骨肉於父母而為父母說法傳說宗門以為公案焉

五祖云云有五祖大師前世為栽松道者時邂逅四祖大師而約再生相見無父借宿於周家女兒出生傳說傳燈會元等皆載焉外教亦有似之說耶蘇借童貞摩利耶腹降生是也△今此二件引證透徹機先也歸宗曰先天作心祖

達磨云云吞空曰此跋無門關著述以來十七年之後也孟珙作此跋聖年卒跋意分門與關為二義而立論鋒無門者擇入萬法門無量法門等類開封關者不許脫空無方出入更論向上佛祖乞命正當恁麼誰是關中主

請

無門首座立僧山偈奉謝紹定庚寅季春無量宗壽書

達磨西來不執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說箇直指已是迂曲更言成佛郎當不少既是無門因甚有關老婆心切惡聲流布無庵欲贅一語又成四十九則其間些子誦訛剔起眉毛薦取淳祐乙巳夏重刊

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兼夔路策應大使兼知江陵府漢東郡開國公食品二千一百戶食實封陸佰戶

孟珙跋

①無門云云此跋自無門關著述十八年之後也此年孟珙卒

△此一段者後序中之序也欲舉第四十九則之前文也

②大衍之數衍者剩餘也

③老師云云安晚慕向無門而呈獅子奮迅之勢來意謂利用無門製造四十八箇油餅熱爐而打一枚油餅却送無門要見無門用處此即呈解還是驗主的也空曰參禪高士須具道箇大機大用謂之當仁不讓師不然從前汗馬無人知豈但無人知終成人笑具終成世棄物是名熱沙

④第四十九則語空於于茲不能無疑何耶謂次前孟珙曰既是無門因甚有爾以爲四十九則然今安晚復爲四十九則是也安晚假爲不

無門老禪作四十八則語判斷古德公案大似賣油餅人令買家開口接了更吞吐不得然雖如是安晚欲就渠熱爐熬上再打一枚足成大衍之數却仍前送似未知

老師從何處下牙如一口喫得放光動地若猶未也連見在四十八箇都成熱沙去速道速道

第四十九則語

肯孟珙予謂不如以孟珙語而爲四十九則以安晚語爲五十則之穩當諸君以爲如何若云二子語話可度外視則又不敢云不是何者元來無門關之餘波故也

①經云止止等此出于法華經方便品佛告舍利弗偈文之半片也

②法從云云此抄來處住處說處來令學者自知

③豐干饒舌此寒山之語出寒山詩

④難思兩字法華方便品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金剛般若經云是經義不可思議是皆難思之義也然而安晚急打圓相意作廢生豈非是籠絡無門及以諸佛衆生耶若恁麼會且得沒交涉

⑤大藏乃至裏許莫謂語默動靜行住坐臥都在這裡打被圓相來

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安晚曰法從何來妙從何有說時又作麼生豈但豐干饒舌元是釋迦多口這老子造作妖怪令千百代兒孫被葛藤纏倒未得頭出似這般奇特話靶匙挑不上甌蒸不熟有多少錯認底傍人問云畢竟作如何結斷安晚合十指爪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却急去難思兩字上打箇小圓相子

指示衆人大藏五千卷維摩不二門
總在裏許

頌曰

語火是燈

掉頭弗磨

惟賊識賊

一問卽承

淳祐丙午季夏初吉安晚居士

書于西湖漁莊

●掉頭弗磨眼見東南意在西北
●淳祐丙午南宋理宗淳祐六年當于本朝後
嵯峨天皇寬元四年此年正月讓位後深草天皇

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三年一月一日發行

冠註無門圖典也

編輯者 町元 吞空

發行者 河村 泰太郎

印刷者 井出 時秀

印刷所 株式會社 六條活版製造所

京都市上京區木屋町二條東生洲町十一番戶

發行所 禪家書肆御經版元 貝葉書院

大阪振替一五四〇番
東京振替九百九十九番
電話九百九十九番

不許複製

254
95

